



刻聖濟經叙

聖濟經十卷宋徽宗御製其注題曰辟雍生吳禔注經則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昭德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明文淵閣書目皆著於錄注則惟見於書錄解題

齋叙

數百年来流傳絕罕

四庫未收阮文達亦未進呈至常熟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始著于錄吳禔仕履無考據書錄解題知為福建邵武人據結銜知為太學生而已徽宗自矜其書謂可



以躋斯民於仁壽廣黃帝氏之傳  
於聖濟總錄序亦諄諄言之蓋以  
此書為經總錄為傳其意可見也  
政和八年五月十一日頒之天下學宮  
後允從臣之請敕內外學校課試  
命題九月二十四日又從大司成李

邦彥之請選博士典內經道德經  
並講趙希弁請書附志言之頗  
詳今觀其書探五行之蹟明六氣  
之化文淺而意深言近而旨遠可  
為讀素向之堦梯視南宋以後諸  
家偏辭曲說相告不啻霄壤隆

序稱黃帝親事廣成子於法宮  
妄信左道譫言而十篇之中固皆  
言之成理無邪說存乎其間也  
昔人謂使陳後隋煬與文士爭  
衡亦當不落人後愚謂徽宗以  
天下為先戲自取敗亡然于岐

黃家言實能深造自得其教  
定之証類萃此聖濟總錄至  
今名奉為圭臬苟使身為醫  
士與同時諸人較長絮短豈在朱  
肱許材微下乎然後知有斯民  
之責者當以進賢退不肖為急

務而非私恩，心惠所得，与焉。  
光緒十三年歲在疆梧，大淵獻中  
秋前，吾自歸安陸，心源叙。



濟叙

四

宋徽宗御製聖濟經序

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不明乎道未有能  
已人之疾者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五行更王更廢更相人生其間繇於陰陽復於四時制  
於五行平則爲福有餘則爲禍淫則爲疾惟非數之能  
攝而獨立於萬形之上非物之所能制而周行於萬有  
之內爲能以道御時以神用數形全精復與天地爲一  
昔者黃帝氏蓋體神而明乎道者也問道於廣成見大  
塊於具茨而自親事於法宮之中垂衣裳作書契造甲  
子定律歷所以成天下之亶亶者雖若風后力牧常先

聖序

大鴻奉令承教之不暇而不可跂及然且嘆世德之下  
衰憫斯民之散朴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墮  
四時之施至於逐妄耗眞曾不終其天年而中道以夭  
乃詢岐伯作爲內經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言與  
典墳相爲表裡而世莫得其傳至號爲醫者流此與謂  
易爲卜筮者何異朕甚悼之自繼述以來兢兢業業夙  
夜不敢康萬機之餘紬繹訪問務法上古探天人之曠  
原性命之理明榮衛之清濁究七八之盛衰辨逆順鑿  
盈虛爲書十篇凡四十二章名之曰聖濟經使上士聞  
之意契而道存中士攷之自華而撫實可以養生可以

立命可以躋一世之民於仁壽之域用廣黃帝氏之傳  
豈不美哉嗚呼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  
疾陰陽之寇外傷其形有如此者意傷於憂悲而支廢  
魂傷於悲哀而筋攣魄傷於喜樂而皮稿志傷於恚怒  
而不能俛仰情僞之感內傷其真有如此者積虧成損  
積損成衰患固多藏於細微而發於人之所忽益止於  
畎澮而損在於尾閭戒之慎之疾成而後藥神醫不可  
爲也若乃推行道術輔正而去邪立學建官 多士而  
教養廩無告掾病苦而瑾其亡歿則布之政令載在有  
司此不復敘

聖序

二

宋徽宗聖濟經目錄

卷之一 體真篇

陰陽適平章

精神內守章

氣形充符章

飲和食德章

頤神協序章

通術循理章

卷之二 化原篇

孕元立本章

凝形殊稟章

氣質生成章

藏真賦序章

扶真翼正章

和調滋育章

卷之三 慈幼篇

保衛鞠育章

乳哺襁褓章

形氣變成章

稽原疾証章

聖目錄

卷之四 遠道篇

洞化知體章

察色精微章

持脈虛靜章

候氣守經章

卷之五 五紀篇

理貫三才章

循常施化章

形精孚應章

政治權衡章

生氣資治章

卷之六 食頤篇

因時調節章

固本全冲章

明庶慎微章

卷之七 守機篇

通明時數章

知極守一章

治先未形章

推原宗本章

卷之八 衛生篇

神宮通理章

榮衛行流章

存神馭氣章

卷之九 藥理篇

攷經式訓章

制字名物章

權通意使章

名定實辨章

卷之十 審劑篇

氣味委和章

表裡深明章

致用協宜章

聖目錄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一

宋辟雍生吳

禊註

體真篇

天地之所以造物與物之所以受命者有至真存焉  
致精卽誠而天下之純粹在是矣

陰陽適平章第一

天地設位妙功用於乾坤日月著明托陰陽於離坎一  
降一升相推而成寒暑一顯一晦相盪而成晝夜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地之設位也天地設位特其  
體爾其功用則妙諸乾坤日顯乎晝月顯乎夜日月

聖一

之著明也日月著明特其象爾其精神則托諸離坎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坤合德而天地之功用在焉  
離南方之卦神之舍也坎北方之卦精之府也離坎  
致用而日月之精神在焉天降地升二氣相推而成  
寒暑日顯月晦往來相盪而成晝夜寒暑晝夜之不  
窮則以天地日月機緘之不己也

性有燥濕材有剛柔形有強弱數有奇耦肅肅出乎天  
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變化以兆浮游於太虛之中孰  
能遁其橐籥乎

乾坤致用離坎推遷則陰陽二氣周布於宇宙之內

炎者燥潤者濕是其性也健者剛順者柔是其材也  
左右之強弱是其形也一二之奇耦是其數也肅肅  
之陰出乎天赫赫之陽發乎地兩者交通合爲太和  
相因而爲氤相顯而爲氲以此施生化之功此變化  
之所以兆也變化旣兆則自有形以至於無形自有  
心以至於無心莫不繇此矣則浮游於太虛之中又  
孰能遁其氣之橐籥乎

得於所性而周徧咸若人爲備焉是故或上或下俛仰  
得之或慘或舒喜怒得之或往或來屈伸得之或啟或  
閉呼吸得之以至一動靜一方圓五藏六府賅而存焉  
脈有尺寸上下以別氣有吹噓清濁以分或養形以全  
生或受中以立命左右縱橫取足於身未有偏勝獨隆  
而底於安平者也

物咸橐籥於天地而人獨得其正得於所性而無不  
備焉故也或上或下天地之位也而人之俛仰得之  
或慘或舒陰陽之情也而人之喜怒得之或往或來  
日月之運也而人之屈伸得之或啟或閉四時之變  
也而人之呼吸得之以至一動一靜之用一方一圓  
之體而人之五藏六府賅而存焉脈有尺寸三部之  
兩端也主一身以別上下氣有吹噓六氣之屬肝腎

也有寒温以分清濁形全則神全故養形足以全生  
得中則制命故受中足以立命左右手足以攷陰陽  
強弱之宜縱橫運掌以得天地錯綜之數蓋不離一  
身之間而天地陰陽日月四時之理咸寓不有過而  
有餘不有不及而不足殆將抱中和之理適中和之  
氣無偏勝獨隆而底於安平者也  
覺此而冥焉者合陰陽於一德知此而辨焉者分陰陽  
於兩儀飲食有節起居有常豐其源而嗇出復其本而  
固存吸新吐故以煉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消息盈虛輔  
其自然保其委和合彼大和豈弊弊然以人助天哉

聖一

三

覺此而冥焉者以道心觀也故合陰陽於一德知此  
而辨焉者以人心觀也故分陰陽於兩儀二者雖異  
未嘗獨隆知二氣之不可以闕一也無過以貽五宮  
之傷無多以致血氣之走此飲食之有節也發陳蕃  
秀之時夜臥早起容平之時與雞俱興閉藏之時早  
臥晚起此起居之有常也豐其源而嗇出者葆精也  
復其本而固存者守一也吸新吐故以煉藏者調氣  
也專意積精以適神者馭神也消息盈虛因陰陽  
之自然未嘗生而助長在人者是謂委和在天者是  
謂大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則保其委和合

彼大和又豈弊弊然以人助天哉以人助天去本遠  
矣

昧者方且以陰虛陽實欲致其實陰乏陽饒欲致其饒  
於是自謂吾能煉陰歸陽卻老而全形壽敝天地無有  
終時殊不知獨陽不生獨陰不成  
凡此言陰陽不可以偏養也陽實而明陰虛而晦若  
天之日月是也故陰虛陽實陽道常饒陰道常乏若  
卦之九六是也故陰乏陽饒昧者以其陰虛陽實方  
且欲致其實則是毗陽也以其陰乏陽饒方且欲致  
其饒則是勝陰也而曰吾能煉陰歸陽夫煉陰歸陽  
是亦毗陽而勝陰也方且究疾之不暇必欲卻老而  
全形壽敝天地無有終時其可得哉又安知一陰一  
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乎

聖一

四

風火之類陽化氣也寒濕之類陰化氣也陽勝則振拉  
摧拔炎烈沸騰故其動掉眩癘疾炎灼妄擾陰勝則冰  
雪霜雹震驚飄驟故其動漂泄沃涌濡積并稽天地之  
氣弗得其平猶有愆伏之患人而并毗可乎故曰陰不  
勝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陰則五藏氣爭九竅  
不通

凡此皆言陰陽不可以偏勝也厥陰二火於時爲陽

是爲陽化氣也濕土寒水於時爲陰是爲陰化氣也  
屬乎陽者不可以偏勝偏勝則當發生之紀振拉摧  
拔其動掉眩瘕疾當赫曦之紀炎烈沸騰其動炎灼  
妄擾屬乎陰者不可以偏勝偏勝則當流衍之紀水  
雪霜雹其動漂泄沃涌當敦阜之紀震驚飄驟其動  
濡積并穡彼陰陽二氣勿得其平其爲愆伏猶且如  
此又况人稟陰陽以爲生庸可偏陰偏陽而失其和  
平生氣通天論曰陰不勝陽則脈流薄疾并乃在此  
偏乎陽也又曰陽不勝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此  
偏乎陰也由是言之在人之陰陽尤不可不致其和

聖一

五

也可知矣莊周言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  
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  
者凡以此也

昔之聖人原微鍼灸熇必辨南北之方宜論可下可汗  
必明地理之高下其審陰陽如此則和養之術朝夕所  
從事者宜如何哉

異法方宜論言南方者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  
南方來北方者其治宜灸熇故灸熇者亦從北方來  
是以聖人原微鍼灸熇必辨南北之方宜五常政大  
論曰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故適

寒涼者脹之溫熱者瘡也下之則脹已汗之則瘡已  
是以論可下可汗必明地理之高下聖人於高下南  
北其審陰陽如此則人之所以和神養生之術可弗  
知陰陽適平之義哉

精神內守章第二

天一而地二北辨而南交精神之運已行矣擬之於爲  
則水火也畫之於卦則坎離也兩者相須彌滿六合物  
物得之况於人乎

陰陽肇判精神生焉一二其數也是爲五數之始南  
北其方也是爲五方之經五行兆化水火其爲也八

聖一

六

卦相盪坎離其用也故天一地二精神之數在焉北  
辨南交精神之方定焉擬精神於五行則水火是也  
畫精神於八卦則坎離是也方其一二相推南北相  
通水火相濟坎離相感致其功用於六合之內凡有  
形有色有智有力有消有息者無不得之而况於人  
乎故水寓於腎在人爲精火寓於心在人爲神精神  
既合而人之性命於是乎在矣

蓋精神生於道者也陰陽造化之機在是矣然精全則  
神王精耗則神衰惟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  
故其爲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以精集神而神於

是乎可保以神使形而形於是乎可踐深於道者能之  
德經曰道生一一生二此精神所以生於道也莊周  
曰精神四遠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不可爲爲此陰陽造化之機所以有在是也  
神緣精而寓之精拱神而止之故精全則神王精耗  
則神衰以陰陽言之則精陰也神陽也合陽者必有  
陰以夫婦言之則精夫道也神婦道也配夫者必有  
婦故惟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不貳者精  
也不測者神也以天地言之其爲天地也不貳而精  
則其變化闔闔將不測而神矣以在人言之其爲人

聖一

七

也不貳而精則其動作云爲亦將不測而神矣故其  
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火緣薪而熾薪盡則火亦  
滅故以精集神則神於是乎可保神者形之主形者  
神之宮故以神使形而形於是乎可踐凡若是者自  
非明乎精神所生之道豈能運精神如此哉

夫何故精太用則竭其屬在腎專以嗇之可也神太用  
則勞其藏在心靜以養之可也唯靜專然後可以內守  
神用而不已則勞故精太用則竭智有所困神有所  
不及故神太用則勞唯精不可以太用故其屬在腎  
而腎以慳爲事於此專以嗇之可也唯神不可以太

用故其藏在心而心以定而應於此靜以養之可也  
唯靜能有所畜唯專能有所養以之內守於是爲至  
蓋疑於太一者無非水也蒸爲雲雨湛爲淵泉浚其本  
而正固之則派雖逝矣所以在源者常存應於次二者  
無非火也擊石而光發鑽木而烟飛傳其薪而更續之  
則緣雖盡矣所以在性者不滅自迹觀之疑若判矣要  
其功用之所歸則相逮而爲既濟

水火得陰陽之正殆無往而不存天一陽數也而水  
生焉故疑於太一者無非水也地二陰數也而火生  
焉故應於次二者無非火也蒸而在天爲雲雨湛而

聖一

八

在地爲淵泉求於石則擊之而光發求於木則鑽之  
而烟飛咸有在也浚其本而正固之傳其薪而更續  
之者人之爲也派雖逝矣所以在源者常存此水之  
自然者不與派俱逝也緣雖盡矣所以在性者不滅  
此火之自然者不與緣俱盡也天一生水在人爲精  
人之葆精者何以異於水乎地二生火在人爲神人  
之畜神者何以異於火乎自迹觀之疑夫水火相射  
精神異用而不相同矣要其功用則水火相逮精神  
竝流乃所以生變化無窮也既濟之卦水在火上剛  
柔匹而位當不獨交者亨辨者亦亨將濟萬物而物

無不濟也伏讀聖經神宮通理章曰察水上火下而  
兩者交通榮衛行流章曰知道者水火欲其相濟存  
神馭氣章曰交邁坎離濟用水火與此所謂相逮而  
爲既濟者其致一也蓋嘗論之天爲陽地爲陰昔人  
有言曰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四萬二千里而上爲  
陽位四萬二千里而下爲陰位肅肅出乎天則天雖  
爲陽而肅肅之陰出焉赫赫發乎地則地雖爲陰而  
赫赫之陽發焉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  
時冬至之後陽發乎地一氣上升七千里至六氣則  
上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故其氣溫爲春分之

聖一

九

節也又六氣而陽極陽位故其氣熱爲夏至之節也  
夏至之後陰出於天一氣下降七千里至六氣則下  
降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涼爲秋分之節  
也又六氣而陰極陰位故其氣寒爲冬至之節也天  
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  
陽陰中有陽上升極而生陰二者迭運如環無端是  
以古者脩眞之士於此取法焉以人之一身腎藏精  
而處下心藏神而處上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八萬四  
千里之比也因腎而升氣因心而降液陽發於地陰  
出於天之比也自子以後氣升自腎至卯而及肝春

分之比也自午以後液降自心至酉而及肺秋分之  
比也古之人全其形生而不敝者得此而能以時調  
之爾蓋腎之屬水也心之屬火也水不逮火則心何  
以能降液卽心降液則若陽升極而後肅肅者出焉  
也火不逮水則腎何以能升氣卽腎升氣則若陰降  
極而後赫赫者發焉也心降液液中有真氣腎升氣  
氣中有真水是以素問有聖人傳精神之說也明乎  
此然後知精神之所以傳誠與天地相爲流通也然  
則天地也陰陽也心腎也氣液也無非精神之所寓  
其爲爲水火其卦爲坎離皆欲其相逮而已惟能交

聖一

邁濟用則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在此而不在彼  
此聖人所以卻老全形而壽敝天地也

彼脩眞者蔽於補養輕餌藥石陽劑剛勝積若燎原爲  
消狂癰疽之屬則天癸竭而榮涸陰劑柔勝積若凝冰  
爲洞泄寒中之屬則眞火微而衛散其或探元立本自  
索於形體之中息慮坐觀疑若有得矣復持還精補腦  
神光纏綿五藏之論未免徇於方士

養眞有二有藉外而脩之者有因內而養之者藉外  
而脩服食補養是也因內而養精神內守是也世之  
人知因內者少知藉外者眾方進陽劑則其性溫且

熱純剛積而陽勝陽勝則若火之燎原焉於是病爲  
消渴爲癲狂爲癰疽天癸竭而榮涸矣方進陰劑則  
其性涼且寒純柔積而陰勝陰勝則若水之凝冰焉  
於是病爲洞泄爲寒中爲厥冷眞火微而衛散矣間  
有自索於形體之內息慮坐觀則內視者也復持還  
精補腦則交運丹田之術爾是數者雖若有得然非  
精神內守之正也古之方士其有在於是乎  
殊不知至陰內景自然清淨至陽外景自然昭融誠能  
葆光襲明精之又精神之又神則可以相天可以命物  
其於變化云爲可勝旣哉

聖一

七

水內明而外晦坎內陽而外陰故能停爲澄澈是謂  
至陰內景自然清靜火外明而內晦離外陽而內陰  
故能顯爲昭融是謂至陽外景自然昭融誠能葆其  
光而不耀襲其明而不發極其精而至於天下之至  
精極其神而至於天下之至神則精神之至上際於  
天故可以相天化育萬物故可以命物造化在我變  
化云爲無有不可夫如是豈方士之所能至哉

氣形充符章第三

氣兆芒芴形分渾沌物則具而冲和委者無非天地之  
機絨囊籥也氣始而生化散而有形布而蕃育終而爲

變氣以形載形以氣充惟氣與形兩者相待

出芒芴之微而有氣者於此兆判渾沌之全而有形者於此分氣兆形分而後得之以爲四肢五藏六府九竅達之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無非物也有物矣無非則也夫若是者皆天地之委和也天地之於人豈弊弊然從事於授受之際哉機織之運橐籥之應而氣形自爾立是以氣兆芒芴形分渾沌物則具而冲和委者無非天地之機織橐籥也氣始而生物生而從於化也散而有形氣變而有形也氣布則散施而蓄育氣終則復本而爲變氣以形載者有形而氣有所托形以氣充者而氣有形有所運兩者相待不可以相無

聖一

十三

卽身以觀藏真散於肝筋膜之氣藏焉藏真通於心血脈之氣藏焉藏真高於肺榮衛之氣行焉藏真下於腎骨髓之氣藏焉天氣通肺清者浮也地氣通噍濁者入也雷氣通心神者運也谷氣通脾虛者受也肝木達而風氣散腎水澤而雨氣滋精氣灑陳爲榮悍氣慄疾爲衛水穀變化榮衛以和

風生木而其氣主散故藏真散於肝肝主筋膜故筋膜之氣藏焉火炎烈而其氣上達故藏真通於心心

主血脈故血脈之氣藏焉脾屬濕土而主肌肉故藏  
眞濡於脾肌肉之氣藏焉肺爲華蓋而主榮衛故藏  
眞高於肺榮衛之氣行焉腎水潤下而主骨髓故藏  
眞下於腎骨髓之氣藏焉輕清爲天故天氣通肺清  
者浮也素問所謂喉主天氣是已重濁爲地故地氣  
通噎濁者入也素問所謂咽主地氣是已雷者神也  
而藏聲於淵故雷氣通心神者運也谷爲脾之有容  
故谷氣通脾虛者受也肝木達而風氣散腎水澤而  
雨氣滋各緣其類焉精氣灑陳爲榮者言水穀之精  
氣灑陳於六府而入於脈也悍氣慄疾而循於皮膚

聖一

十一

分肉之間也水穀入胃而散於榮衛者如此故水穀  
變化榮衛以和

一呼三寸與陽俱出一吸三寸與陰俱入陰陽升降呼  
吸以時氣裡形表相爲內外充實無餒環周不休歸於  
權衡而平正得矣

一呼三寸與陽俱出一吸三寸與陰俱入陰陽升降  
呼吸以時者一呼脈再動而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  
而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陰陽一升一降而人  
之呼吸以時者所謂平人也氣裡形表相爲內外者  
氣爲裡形爲表一內一外未嘗相離也充實無餒環

周不休者氣之於形無所虧欠而經脈一周於身則十六丈有二尺呼吸脈各三寸二百七十定息氣可環周矣以五十環周萬三千五百定息而氣行八百一十丈如是則應天之常度無太過不及此所以環周不休歸於權衡而平正得矣

其或食息弗調動過生疾於是念慮則氣結作勞則氣耗味過於酸脾氣乃絕則以食飲不節五味相克也心虛夢火腎虛夢溺則以藏氣既虧夢寔相符也氣體在我曾不知保陰陽之沴其能逃乎

食與息之弗調則氣失其平故動與過皆能生疾於

聖一

十四

是念慮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作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味過於酸脾氣乃絕木勝土矣此則飲食不節五味相克也心虛夢火火氣虧也腎虛夢溺水氣虧也此則藏氣既虧夢覺相符也氣固充體固強氣體在我而不知保其能逃陰陽之沴乎

迺有寒疾熱疾末疾腹疾惑疾心疾因於天氣而得之者爲癰瘍爲攣痺爲痿厥爲藏寒爲內疾因於地氣而得之者或在頭或在藏或在肩背或在四肢因於四時而得之者

以至結爲積聚逆爲厥狂宜通而塞則爲痛宜消而息則爲痞若嬰之爲癭若留之爲瘤然後祝由以移變之鍼石以補瀉之湯液以滌除之豈識夫陰陽升降氣流形和止疾於未萌者固自有道也

結爲積聚氣不舒也逆爲厥狂氣不降也宜通而塞則爲痛氣不達也宜消而息則爲痞氣不散也嬰之爲癭留之爲瘤亦氣之凝爾然後祝由以移變其精氣鍼石以補瀉其虛實湯液以滌除其壅閉此皆治已病而非治未病若是則豈識夫陰陽升降氣流形和止疾於未萌者固自有道也夫陰陽升降則相濟而不相勝氣於是流而不息氣流而不息則形和而不乖矣以此而止疾於未萌是謂知是道

#### 飲和食德章第四

天地散精動植均賦氣味滋榮無器不有氣爲陽其生本乎天味爲陰其成本乎地

散專精而孕氣動而有能植而有生者均賦是也惟賦形於天地之散精則氣之達味之成滋榮乎生化之宇者莫不具焉氣爲陽其生本乎天素問所謂積陽爲天陽爲氣是也味爲陰其成本乎地素問所謂積陰爲地陰爲味是也

天食人以五氣內藏心肺故聲色昭明地食人以五味散養五宮故氣味相成而神自生然則氣也味也食飲之常然保生之至要者

清陽爲天而化氣故天食人以五氣濁陰爲地而成味故地食人以五味五氣食人者若臊湊肝焦湊心香湊脾腥湊肺腐湊腎是也五味食人者若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是也然五氣入鼻所藏者心肺也肺主音聲五聲以彰心榮面色五色以明是謂內藏心肺故色聲彰明五味入口所藏者腸胃也五藏之宮各得其養則津液流通神氣生矣是

聖一

六

謂散養五宮故氣味相成而神自生氣也味也自事觀之食飲之常然也自理觀之保生之至要也卽食飲之常然達保生之至要則形精之養於是乎在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無非具陰陽之和脾胃待此而倉廩實三焦待此而道路通榮衛待此以清以濁筋骨待此以柔以正

五穀麥黍之類是也五果桃李之類是也牛羊犬豕雞是謂五畜葵藿薤蔥韭是謂五菜穀畜果菜其爲物也雖天地之產不同其具陰陽之和則一也養助充益其於人也雖形精之養不同其輔陰陽之偏則

一也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故脾胃待此而倉廩備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故三焦待此而道路通榮清衛濁待此以布氣也筋柔骨正待此以立形也形立氣布保身之道得矣

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謂因其時而調之也春木王以膏香助脾夏火王以膏臊助肺金用事膳膏腥以助肝水用事膳膏羶以助心所謂因其不勝而助之也

穀果畜菜其味有辛酸鹹苦之異故其致養也或因其時而調之或因其不勝而助之春主發散多酸以

聖一

七

收之夏主解緩多苦以堅之秋主摯斂多辛以散之冬主堅栗多鹹以奠之所謂因其時而調之者如此木克土方春木用事之時膳以土畜之牛膏而養脾火克金方夏火用事之時膳以金畜之犬膏而養肺秋膳用雞而養肝冬膳用羊而養心所謂因其不勝而助之者如此

以子母有相生之道亦氣同而相求者若心苦緩酸以收之腎苦燥辛以潤之是也以夫婦有相予之道亦相克而相治者若心欲稟而食鹹腎欲堅而食苦是也

木生火金生水子母有相生之道氣同而相求者也

水爲夫火爲婦夫婦有相予之道相克而相治者也  
惟氣同而相求故心苦緩酸以收之腎苦燥辛以潤  
之而子母相生之道得矣惟相克而相治故心欲奠  
而食鹹腎欲堅而食苦而夫婦相予之道得矣  
然食飲或過適所以生患故酸過則脾絕鹹過則心抑  
甘過則腎不衡辛過則筋脈不弛苦過則胃氣厚

莊子曰飲食之間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則食飲或過  
其肇患也宜矣味過於酸脾氣乃絕木勝土也味過  
於鹹心氣抑滯水勝火也味過於甘腎氣不衡土勝  
水也味過於辛以辛性散故令筋脈緩也味過於苦

聖一

六

以苦性堅故令胃氣厚也

以至脈凝泣而變色肉胝膈而脣揭皮稿毛拔筋急爪  
枯骨痛髮落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鹹益腎而勝心多食鹹則心  
不勝故脈凝泣而變色脾之合肉也其榮脣也酸益  
肝而勝脾多食酸則脾不勝故肉胝膈而脣揭肺之  
合皮也其榮毛也苦益心而勝肺多食苦則肺不勝  
故皮稿毛拔以至食辛之多筋急爪枯食甘之多骨  
痛髮落觸類推之亦若是而已

與夫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因而飽食腸澀爲痔肥美之

過單陽成痺酒穀之過醉飽成厥是皆窮鼎俎之欲而過傷者也故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其生其傷有益有損舉味言氣可知矣

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者以飲食倍常故腸胃橫滿傷而爲疾也因而飽食腸澼爲痔者以甚飽脾怠故筋脈橫解澼裂成痔也癰肥美之所發也故多食肥美則內熱而中滿是謂陽痺故單陽成痺厥者酒穀之氣相薄也多食酒穀則絡脈滿而經脈虛是謂厥熱故醉飽成厥凡此皆務快其心美其飲食以窮鼎俎之欲是以有過傷也生氣通天論曰陰之所生本在

聖一

九

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蓋陰者五神藏也宮者五神舍也五藏所生本資於五味五味宣化各湊於本宮也雖因五味以生亦因五味以傷其生其傷有益有損舉味言之旣已如此卽氣之論從可知矣

頤神協序章第五

春溫夏暑秋忿冬怒四時迭運氣不齊也方陽用事萬物以熙人於是時以析以因方陰用事萬物以凝人於是時以夷以喚蓋天地有正氣皆本於陰陽人本冲和不離於陰陽其交辨也其出入也其顯晦也旣有自然之序則人之動靜作止闔闢啟處固有不可紊之宜

自春之溫積而至夏則爲暑言陽生而之盛也自秋之忿積而至冬則爲怒言陰少而之壯也溫暑言其候春夏言溫暑則知秋冬之爲清爲寒怒忿言其情秋冬言忿怒則知春夏之爲喜爲此四時更旺更廢更相或生或長或收或藏所謂迭運而氣不齊也萬物以陽熙以陰凝方陽熙之時春則分散而就功夏則因春之事而未章故謂之以析以因方陰凝之時秋則不棘冬則入室處故謂之以夷以隤天秉陽地秉陰故天地有正氣皆本於陰陽人受中以立命陰陽之冲氣也人秉冲氣不離於陰陽交於南辨於

聖一

二

北左通物而出之右牝物而入之瑩天功明萬物在陽爲顯也幽無形深不測在陰爲晦也若是者有不可亂之序故其交辨也其出入也其顯晦也既有自然之序彼有自然之序則動而作闢而啟必因乎陽靜而止闔而處必因乎陰有不可紊之宜者亦循自然之序而已

東西南北之異方高平下濕之異地風俗氣候雖則不同至於隨時調適頤神衛生之道則一也

東者魚鹽之地西者金玉之域南爲長養北爲閉藏此所謂異方也或海濱傍水或水土剛強或地下或

高陵此所謂異地也或食魚而嗜鹹或華食而脂肥  
或嗜酸而食胙或野處而乳食此風俗之不同也東  
則天地之所始生西則天地之所收引南則霧露所  
聚北則凍冽所居則氣候之不同也風俗氣候雖不  
同然所以安其形體者詎苟不同耶故隨時調適順  
四序之宜頤神而使之不虧衛生而使之不傷者庸  
有異哉

觀內經於四氣之養必謂之調神則所以順生長收藏  
之道者又不特從事於形體之間而已是故夜臥早起  
被髮緩形見於發陳之時且曰以使志生夜臥早起無

聖一

三

厭於日見於蕃秀之時且曰使志無怒使氣得泄早臥  
早起與雞俱興見於容平之時且曰收斂神氣使志安  
寧早臥晚起去寒就溫見於閉藏之時且曰使志若伏  
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蓋氣者神之主志者氣之帥  
志完氣充與時爲宜則神與生相保神與生相保則形  
神俱久矣昧者徒知慎寢興居處不知志意神氣之爲  
養雖微風雨寒暑之襲而五行眞氣潛損於中

形全者神全形全於外神全於內則疾無事而作此  
內經於四氣之養必謂之調神者此也萬物萌於春  
是謂發陳盛於夏是謂蕃秀秋則厥民夷之時於是

容而不迫平而不偏是謂容平冬則各歸其根於是  
閉而不起藏而不露是謂閉藏夜臥早起於春夏寒  
氣既斂溫暑氣生故也被髮緩形順氣之散舒也無  
厭於日使陽之無伏也秋則早臥早起與雞俱興避  
寒露也冬則早臥晚起避嚴凝也以使志生則生而  
不匿使志無怒則緩而不暴收斂神氣使志安甯順  
擊斂也使志若匿若伏若有私意若已有得順閉藏  
也氣者神之主則神之動唯氣之所運志者氣之帥  
則氣之運唯志之所適志完而不挫氣充而不餒與  
時爲宜則神與生相保此所以形神俱久味者徒知  
慎寢興居處而不知志意神氣之爲養則是知養其  
外而不知養其內也知養其外故微風雨寒暑之襲  
不知養其內故五行眞氣潛損於中

聖一

三

故曰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  
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  
少陰不藏腎氣獨沉豈特四時爲然至有失旦暮之常  
不知收拒而形困薄者多矣然則處天地之和從八風  
之理內以恬愉爲務外不勞形於事非聖人孰能之

足少陽膽之經也手太陽小腸之經也故逆春氣則  
少陽不生逆夏氣則太陽不長肝氣內變言內鬱於

肝而肝氣混糅心氣內洞言內薄於心而心氣中消  
手太陰肺之經也故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  
足少陰腎之經也故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  
肺浮而上故焦滿腎石而下故獨沉春夏陽也故逆  
則府受之秋冬陰也故逆則藏受之至有失旦暮之  
常不知收之使不泄拒之使不寇而形困薄者多矣  
處天地之和則乖戾無自而作從八風之理則賊邪  
無自而至內以恬愉爲務則氣舒而不結外不勞形  
於事則氣完而不耗此聖人所以形體不做精神不  
散而萬壽無疆也

聖一

三

彼起居如驚神氣乃浮與夫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者何  
足以達此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豈虛語哉

起居如驚則暴而不緩馳騁縱逸也故神氣爲之浮  
越而不得安甯務快其心徇妄情也逆於生樂味至  
理也若是者豈足以達適時之宜哉是道也聖人從  
容而中故道者聖人行之眾人由之而莫之知也故  
愚者佩之四氣調神之論而終於道豈以四氣循環  
至理存焉天下之所共由而有不能外之者乎

通術循理章第六

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脈合陰陽孰爲此者理之自然也

元牝賦形既有自然之理良工治疾亦有自然之宜或以指別或以類推或以意識或以目察有治而愈者有不治而愈者有可湯液醪醴者有可鍼石灸熇者惟能審奇常明標本知內外別參伍則萬物之術舉積此矣奚心操詭譎以求異於世俗哉

聲發宮商角徵羽故合五音色見青黃赤黑白故合五行脈彰寒暑之休旺故合陰陽孰爲此者蓋消息盈虛有自然之理也元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元牝以自然而賦萬物之形則良工治疾烏可拂自然之宜哉或以指別其浮沉之脈或以類推其五藏之爲

聖一

五

以意識焉五藏相音不能逃也以目察焉五色微診不能遁也有治而愈者所謂一百一病須治而愈是也有不治而愈者所謂一百一病不治而自愈是也有可湯液醪醴者玉版論所謂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其見大深者醪醴主治百日已是也有可鍼石灸熇者異法方宜論所謂南方攣痺其治宜微鍼北方藏寒其治宜灸熇是也玉版論曰奇常者奇病也惟能審之斯可以揆度病之淺深焉標本論曰夫陰陽逆從標本之道也唯能明之斯可以默識病之表裡焉知內者按而紀之知外者終而始之參以

充氣伍以五行則藏府之陰陽經絡之大小井榮俞  
合上下左右無不洞達於胸次矣以是己人之疾萬  
全之術舉積此也固異夫操詭譎以駭世俗之耳目  
爲兇兇之粗工焉  
聖人著教謂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則論溫熱者宜識全  
精之爲本謂知七損八益二者可調則論陰陽之勝者  
宜識天癸之度謂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以從必本  
於陳陰陽蓋冲和不偏斯無陽狂陰閉之患謂骨正筋  
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必本於和五味蓋五味相濟斯  
無五宮之傷凡治病於未萌者如此

聖一

五

精者身之本也冬不按蹻則精氣伏藏陽不妄升故  
春不病溫茲論溫熱者所以宜識全精之爲本也女  
陰也以七爲天癸之度男陽也以八爲天癸之度知  
八欲益知七可損則陰陽得其道理矣茲論陰陽之  
勝者所以宜識天癸之度也陳陰陽者欲陰陽之不  
毗和五味者欲五味之相濟陰陽不毗則筋脈和同  
骨髓堅固氣血以從者有以調之故也故冲和不偏  
斯無陽狂陰閉之患五味相濟則骨正筋柔氣血以  
流腠理以密者有以養之故也故五味相濟斯無五  
宮之傷調之以陰陽養之以五味皆病之未萌治之

者如此

至於論熱病則曰各通其藏脈懼汗泄非宜也論癰腫筋攣則曰治以四時之勝懼砭石妄施也論脾痺口甘則曰治之以蘭姑欲蠲其陳氣懼藥性之過悍也伏梁疑若可攻特告以勿動亟奪息積疑若可毒特告以積爲導引脈不至若瘖特告以不治自己陽厥怒狂特告以奪食卽已凡治病於已然者如此

熱病之作其所傳之藏不一誠能各通其藏脈而治之則汗泄得其宜矣癰腫筋攣本乎寒熱之不節誠能以四時之勝而治之則砭石無妄施矣脾痺口甘

聖一

一五

五氣溢也蘭味之辛除陳氣也蘭性之平無過悍也伏梁者心之積氣環於臍下不可動也動之則爲便瀉之病故告之以勿動亟奪息積者其氣積於腸下逆滿而無妨於食不可炙刺炙刺則爲風虛故告之以積爲導引胞絡脈絕九月而瘖無用鑱石故不治自己陽厥生怒鬱而不散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故奪食卽已凡此皆病之已然各因其宜而治之者如此是皆達自然之理以合自然之宜故能優游於望聞問切之間而坐收全功若迺泥通方惑勦說不審逆從不別陰陽湯劑並進鍼石交攻曾不知穀氣不入眞氣旣

微故疾未已新病復起此疏五過證四失者以受術不通不能循理爲粗工之戒

天一而地二次之水一而火二次之道之自然也伸於東南而有屈於西北而無物之自然也道之與物精粗不同其出於自然則一而已良醫之治疾積神於心屬意勿去體道之自然也品劑藥石隨証致用因物之自然也道在此物在彼達其理而合其宜是以病之未形先爲之治使病胎不作病之已形緣類而治使氣形適平夫豈任私智於其間哉自然而已茲所以能優游於望聞問切之間而坐收神聖工巧

聖一

毛

之妙也若夫泥於通方而不達其旨惑於勦說而不造其妙逆從不審何以治微甚陰陽不別何以治寒熱雖湯液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殊不知天五之府穀氣不入於胃天一之藏真氣不充於腎本旣拔矣會何益乎是以故病未已新病復起也茲疏五過證四失黃帝之於雷公所以詳告之彼粗工嘻嘻是謂伐形於術不能通於理不能循可不以是爲戒

原化篇

氤氲孕氣化之出乎天也胚渾兆爲化之在於人也  
素問曰物之生也從於化原其化之所本以昭昧發  
矇則仁人之用心也

孕元立本章第一

有泰初有泰始渾淪一判既見氣矣故曰太初既立形  
矣故曰太始氣初形始天地相因生生化化品物彰矣  
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有生之

聖二

初雖陽予之正育而充之必陰爲之主因形移易日改  
月化無非坤道之代終也

渾淪未判氣形俱混渾淪既判則氣形已分既見氣  
矣有是太初既立形矣有是太始太初者凡有氣之  
所本故天得之以統元氣太始者凡有形之所本故  
地得之以統元形天地交泰相因爲氤生而生者  
得所以生化化而化者得所以化品物流行而形色  
名聲者彰矣大哉乾元太初之所寓也故以萬物資  
始爲言至哉坤元太始之所寓也故以萬物資生爲  
言惟萬物資始生於乾坤故乾元則兆爲至坤元然

後形無不成然則有生之初雖陽子之正育而充之必陰爲之主因形移易日改月化坤道以代終乃其理也卽天地萬物而觀之人資生成於父母而母專孕育之功又烏有不然者哉

謂之姪陽旣受始陰壬之也謂之胞己爲正陽陰包之也謂之胚未成爲器猶之坯也謂之胎旣食於母爲口台也若娠則以時動也若懷則以身依也天之德地之氣陰陽之至和相與流薄於一體唯能順時數謹人事勿動而傷則生育之道得矣

萬物成形於坤元人專孕育之功於母故母之於子

聖二

久其日而化成則謂之姪謂之胞謂之胚謂之胎若娠若懷豈無得而然哉陽旣受始陰壬之者陽施陰化也已爲正陽陰包之者陽內陰外也未成爲器猶之坯者在地成形也旣食於母爲口台者食味於地也以時動者神氣足而動也以身依者形質具而依也其始陽施陰化然後陽內陰外而成形其終也飲和食德然後神氣足而形質具於是生育之功備矣天之德主生地之氣主成陰陽之至和主平以生成和平之氣相與流薄於一體孕育是也苟不能順時數謹人事則決生育之道一月而安居二月而處靜

三月而清虛四月和心氣五月定五藏六月欲微勞  
七月運血氣若此之類順時數也辨十月之鍼多謹  
十月之藥餌食鷲猛羹魚雁沐浴浣衣緩帶自持若  
此之類謹人事也夫如是者所以勿動而傷則生育  
之道寧有不得者乎

觀四序之運生長收藏貸出萬有儀則咸備而天地之  
氣未始或虧者蓋陰陽相養以相濟也

此又舉天地陰陽之道以明在人生育之理也天有  
四序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收之冬以藏之於以  
貸出萬有形體保神而各有儀則無一物之不備焉

聖一

三

然而天地之氣一一稟貸而未始或虧者豈有他哉  
陰陽相養以相濟二氣相逮而不相射故也由是言  
之其在人也豈不有自然之和哉

昧者曾不知此迺欲拂自然之理謬爲求息之術方且  
推生克於五行斬補養於藥石以僞勝真以人助天雖  
或有子孕而不育育而不壽者眾矣昔人論年老有子  
者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則知氣血在人固自  
有量夫豈能逃陰陽之至數哉

天地生化有自然之道人之生育有自然之理奈何  
昧者之不知迺欲拂自然之理謬爲求子之術若孫

思邈有先知夫婦本命五行相生及本命不在子之  
休廢中生者求子必得又有盪胎補助之方焉是豈  
非以僞勝真以人助天哉雖或有子孕而不育育而  
不壽其益生助長之過也上古天真論曰女子七七  
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  
子丈夫八八則齒髮去身體重行步不正故無子其  
有子者男不過盡八八而陽中之陰竭矣女不過盡  
七七而陰中之陽竭矣由是言之血氣在人固自有  
量夫豈能逃陰陽之至數哉惜乎昧者之不知也

凝形殊稟章第二

聖二

四

天地者形之大也陰陽者氣之大也惟形與氣相資而  
立未始偏廢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天地陰陽之形氣寓  
焉

孰不爲形天地者形之大凡有形者統焉孰不爲氣  
陰陽者氣之大凡有氣者寓焉天地以形而位於上  
下陰陽以氣而運於其中相有以相成相無以相廢  
未嘗偏也唯男女媾精而萬物化生天地之形陰陽  
之氣殆亦托寓於此矣是謂天地陰陽之形氣寓焉  
語七八之數七少陽也八少陰也相感而流通故女子  
二七而天癸至男子二八而天癸至則以陰陽交合而

兆始故也

上古天真論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之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陽以奇運一三五七九皆陽也陽極於九故九爲老陽七次於九故七爲少陽陰以耦化二四六八十皆陰也陰極於十故十爲老陰八次於十故八爲少陰女以七數陰中之陽也男以八數陽中之陰也陰陽交合相感而流通此有生之所本也以陰陽交合而兆始者如此

聖一

五

語九十之數九老陽也十老陰也相包而賦形故陰窮於十男能圍之陽窮於九女能方之則以陰陽相生而成終故也

自一至九陽極矣故九爲老陽自二至十陰極矣故十爲老陰二者必相包而賦有生之形未嘗偏廢也陰極生陽故陰窮於十男能圍之陽極生陰故陽窮於九女能方之九有變也女方之而不足十無變也男圍之而有餘夫如是故陽極生陰陰極生陽陽始而陰終之陰始而陽終之陰陽合德而生化之機無窮以陰陽相生而成終者如此

元氣孕毓皆始於子自子推之男左旋積歲三十而至  
巳女右旋積歲二十而至巳巳爲正陽陰實從之自巳  
懷壬男左旋十月而生於寅女右旋十月而生於申申  
爲三陰寅爲三陽而生育之時著矣

一元之氣藏於黃鐘之宮斗建子之辰也萬物之所  
始也雖男女之陰陽有異其本皆原於此而已然男  
子陽也自子左旋積歲三十三者陽數也女子陰  
也自子右旋積歲二十二者陰數也而皆至於巳  
巳者正陽之辰也乾卦成焉陰陽相會於此是爲夫  
婦懷妊之時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法蓋

聖二

六

始於此然一形不頓虧一氣不頓進男女至巳雖爲  
妊懷之地必也自己左旋積十月而至寅寅木也木  
陽也男子之所麗也自己右旋積十月而至申申金  
也金陰也女子之所麗也陽生於子至寅而三陽見  
焉人於此致爪掌而始事之時也陰生於午至申而  
三陰見焉人於此致爪掌而成事之時也是爲生育  
之時豈人爲哉陰陽自然而已

其稟賦也體有剛柔脈有強弱氣有多寡血有盛衰皆  
一定而不易也以至分野異域則所產有多寡之宜吉  
事有祥則所夢各應其類是故荆揚薄壤多女雍冀厚

壤多男熊羆爲男子之祥虺蛇爲女子之祥是皆理之可推也

生育之時雖本於自然而其稟賦也又各有異氣衰血盛則剛氣盛血衰則柔此體有剛柔也太陽浮大則強而爲男太陰沉細則弱而爲女此脈有強弱也氣多而旺則无姪氣少而衰則有體此氣有多寡也任脈通則衝脈盛任脈虛則太衝衰此血有盛衰也周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民二男五女正南曰荊州其民一男二女河內曰冀州其民五男三女正西曰雍州其民三男二女此所產有多寡之宜也斯干之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熊羆多力壯毅虺蛇柔弱隱伏此所夢各應其類也凡此是皆至理之所寓故可得而推之也

胎化之法有所謂轉女爲男者亦皆理之自然如食牡雞取陽精之全於天產者帶雄黃取陽精之全於地產者操弓矢籍斧斤取剛物之見於人事者氣類潛通造化密移必於三月造形之先蓋方儀則未具陽可以勝陰變女爲男理固然也

凡受三月逐物變化稟質未定故娠姪三月有轉女爲男之術焉古人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夫陽燧方諸

之取水火犀角蚌胎之感月星皆自然之理也故三月定形有雄鷄之湯焉豈不以天產之陽精有在於此乎所謂食牡雞取陽精之全於天者如此絳囊盛帶有雄黃之品焉豈不以地產之陽精有在於此乎所謂帶雄黃取陽精之全於地產者如此弓矢禮以爲男子之事斧斤詩以爲治民之具故欲生男者操弓矢置斧斤於寢之下所謂操弓矢藉斧斤取剛物之見於人事者如此凡茲四物皆陽類也以陽召陽氣類皆通造化密移冥冥之中蓋已象形而變矣陰陽之理陽盛勝陰陰盛勝陽三月之時陰陽冲矣於是陽勝爲男陰勝爲女苟在人者能外資陽物助陽而勝陰則變女爲男理之必至又何疑哉

氣質生成章第三

具天地之性集萬物之靈陰陽平均氣形圖備咸其自爾然而奇耦異數有衍有耗剛柔異用或強或羸血榮氣衛不能逃乎消息虛盈之理則稟貸之初詎可一概

論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物爲初融於恍惚之中豈無得而然哉乾元氣降而資始之道隆坤元氣騰而資生之理備此所以具天地之性也

受水精而成血脈受火精而成氣受金精而成筋受木精而成骨受土精而成膚革五行具而萬物咸備此所以集萬物之靈也一陰一陽受陰陽之冲而無所偏其均平可知也氣布形立得氣形之全而無所虧其圓備可知矣是數者咸其自爾豈人爲哉然而陽奇陰偶數固異矣於奇偶之中必有益多而愈益少而耗者焉乾剛坤柔用固異矣於剛柔之中又有過剛而強過柔而羸者焉血爲榮氣爲衛得乎消息盈虛之理彼其稟貸之初各有分量詎可一概論哉是以附贅垂疣駢拇枝指侏儒跛躄形氣所賦有如此

聖一

九

者瘡瘍癰腫聾盲瘖瘂瘠疲瘵氣形之病有如此者然則胚胎造化之始精移氣變之後保衛輔翼固有道矣

以奇偶之衍耗剛柔之強羸榮衛之得於消息盈虛故於形氣稟賦之始有附贅垂疣駢拇枝指侏儒跛躄之不同也於形氣既得之後有瘡瘍癰腫聾盲瘖瘂瘠疲瘵之不同也必欲形氣之稟無所戾形氣之病無所生則胚胎造化之始精移氣變之後果可無保衛輔翼之道哉

天有五氣各有所湊地有五味各有所入所湊有節適

所入有度量凡所畏忌悉知戒慎資物爲養者理宜然也

天以五氣食人臊湊肝焦湊心香湊脾腥湊肺腐湊腎此之謂各有所湊地以五味食人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此之謂各有所入所湊有節適則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所入有度量則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以至凡有所畏忌悉知戒慎凡此資物爲養者可謂至矣

寢興以時出處以節可以高明可以周密使霧露風邪不得投間而入因時爲養者理宜然也

聖二

十

受火精之時臥必晏起受金精之時無得靜處若是者寢興以時也居必靜以結其胎游於野以成其筋若是者出處以節也居處必燥數觀走犬者可以高明也深其居處厚其衣裳者可以周密也朝吸天光以避寒殃無處溫冷無着夾衣則霧露風邪不得投間而入矣凡此因時爲養者可謂至矣

以至調喜怒寡嗜慾作勞不妄而氣血從之皆所以保攝妊娠使諸邪不得干焉

三月之妊無悲哀七月之孕無大言調喜怒之類也六月之胎無大飽四月之孕節飲食寡嗜慾之類也

無大勞役所以受火精緩帶自持所以受石精不妄  
作勞之類也夫如是則氣血調和諸邪不干而生育  
之理得矣

苟爲不然方授受之時一失調養則內不足以爲中之  
守外不足以爲身之強氣形弗充而疾疢因之若食鬼  
屑缺食犬無聲食雜魚而瘡癬之屬皆以食物不戒之  
過也心氣大驚而瘖疾腎氣不足而解顱脾氣不和而  
羸瘦心氣虛乏而神不足之屬皆以氣血不調之故也  
苟不知資物因時保攝之道如上文所言則方陽施  
陰化授受之時將失於調矣其在乎內者不足以爲

聖二

七

中之守則生熟二藏將虛實交錯而不平其在乎外  
者不足以爲身之強則四肢百節將爲沉重疼痛煩而  
不適腎氣既弱而氣弗充虛羸病阻而形弗充則疾  
疢於是乎作矣兔缺口故食兔則感之而唇缺犬金  
畜金聲也故食犬則金實而無聲瘡癬熱中所生也  
故食雜魚而瘡癬然則食物可不戒哉瘖疾者狂陽  
氣也故心氣大驚而瘖疾解顱者顱不合也故腎氣  
不足而解顱脾胃不和則不能化氣而播諸脈故至  
於羸瘦心氣虛乏則不能舍神而失神者亡焉故至  
於神不足然則氣血可弗調乎

誠能於食物知所戒推而達之五味無所傷誠能於氣血知所調推而達之邪氣無所乘茲乃生育相待而成者故曰天不人不因

誠能資物因時保攝以之戒食物調氣血則五味無所傷邪氣無所乘陰陽和而生理得矣天不人不因人事可不至乎

藏真賦序章第四

水木火土金爲序者以其相生有母子之道也水火金木土爲序者以其相尅有夫婦之義也相生所以相繼相尅所以相治惟人稟生命門肇乎始胎之後未有不

聖二

七

以相尅成者

至神不測藏妙用於天地天地無爲托真機於五行五行在天地之間其相生有母子之道四時之序也其相尅有夫婦之義六府之序也水者天一之所生元氣之本也雖相尅相生之不同其原於水則一而已故水爲天地之父母萬物之所從出太一爲水之尊號也由水而生木水之於木母道也木之於水子道也於是則自冬徂春由木而生火木之於火母道也火之於木子道也於是則自春徂夏自此而往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爲夏爲長夏爲秋爲冬咸自此

而相繼矣其相生所以相繼者如此水尅火故以水  
治火然後水火爲用火爲水之配婦道也金尅木故  
以金治木然後金木爲器金爲木之配夫道也木尅  
土故以木治土然後木土爲利而木之與土又有夫  
婦之別焉其相尅所以相治者如此厥初生民胚  
胎方肇萬形未立而命門元爲已基化矣自此以往  
五藏相尅以相成賅而存焉而道貌天形由此完備

由矣

原自乾坤交邁於亥一陽始壬於西北壬爲陽水合丁  
之陰火而生丙丙爲陽火合辛之陰金而生庚庚爲陽  
金合乙之陰木而生甲甲爲陽木合己之陰土而生戊  
戊爲陽土合癸之陰水而生壬茲夫婦之義化毓妙理  
由是出焉

聖一

三

乾西北之卦也以其知太始而先物非作成而後物  
者也故其位前乎亥坤之一陰肇於午至亥而六陰  
之體全乾之安其位則可以求坤而爲配也坤之體  
既全則可以從乾而爲配也此亥之位所以爲乾坤  
交邁之地乾坤交邁夫婦之義和矣故一陽始壬於  
西北也乾坤交邁而生壬者蓋壬水也論水之初則  
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而水卽一而寓焉此所以爲天

地之父母天地猶且以水爲父母則萬物之生孰不資焉此壬之生所以獨先於十干而生化之原自此出矣然壬癸皆水也於水之中有陰陽之辨焉丙丁皆火也於火之中亦有陰陽之辨焉甲乙也庚辛也戊己也亦若是而已水尅火故水取火爲妻然陰水之與陰火陽水之與陽火數同而志不相得必也以壬之陽水合丁之陰火一陰一陽而夫婦正矣陰陽合而夫婦正故於是生陽火之丙焉以壬之水合丁之火而生丙者何也蓋有陰有陽謂之氣金木水火謂之形凡有生焉受氣於父成形於母惟丙也受氣

聖一

十四

於壬故爲陽成形於丁故爲火陽火之丙所自而生者如此惟壬既有子子又求配焉亦理之自然卽此而推則丙合辛而生庚庚合乙而生甲甲合己而生戊戊合癸而生壬亦若此而已在天有陰陽在人有夫婦其理一也然則化育妙理甯不出於此乎

方其壬之兆懷命門初具有命門然後生心心生血法丁之生丙也有心然後生肺肺生皮毛法辛之生庚也有肺然後生肝肝生筋法乙之生甲也有肝然後生脾脾生肉法己之生戊也有脾然後生腎腎生骨髓法癸之生壬也

夫五行之在天地者如此則其在人豈不然哉陽施陰化胚胎既融必有爲形之始者焉命門是也命門既肇然後生心以壬之陽水合丁之陰火之象也命門合心心乃生血蓋與丁之生丙者無以異也心之既形然後生肺以丙之陽火合辛之陰金之象也心之合肺肺乃生皮毛蓋與辛之生庚無以異也由是推之肺生肝肝生筋筋生脾脾生肉肉生腎腎生骨髓亦可以類言矣然則在人之五行相克以成者其果異於天地乎

有腎則與命門合而二數備矣壬者其一水一石之謂與此腎於五藏所以獨耦苟徒知在器有權與準在物有龜與蛇在色有赤與黑而不知一水一石之道是未達生化之妙本太一眞精兆於水立於石故火之悍金之堅木之槁土之和得以賅存諸中其相剋相治者乃所以相成耶犯人之形者詎可一於相生相繼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

難經曰各藏有一爾腎獨有兩者何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蓋腎原於北坎以器言之有權有準以物言之有龜有蛇以色言之有赤有黑以方言之有朔有北故腎之在藏所以獨耦

也然人皆知腎之有耦而不知一水一石之道是未  
達生化之妙本自非天下之至神不能與此何以十  
月之胎水精受於四月火精受於五月金精受於六  
月木精受於七月土精受於八月石精受於九月六  
精始於水兆於水之謂也終於石立於石之謂也水  
尅火故火精繼之火尅金故金精繼之金尅木故木  
精繼之木尅土故土精繼之而咸運於水石之中則  
火之悍金之堅木之槁土之和得以賤存諸中其相  
尅相治者乃所以相成爾由是言之一水一石之道  
果不爲生化之妙乎然則犯人之形者不在於相生

聖一

六

相繼而在於相尅相治以爲成物之功者可見矣陰  
陽類論曰三陽期在石水其知此乎診者因之有沉  
石之候者以此

析而推之一月血凝二月胚兆三月陽神爲魂四月陰  
靈爲魄五月五行分五藏六月六律定六府以及七情  
開竅八景神具宮室羅布氣足爲成靡不有自然之序  
觀妙之士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了然胸  
次無或逆施者蓋得其始生之序如此

太上內觀經曰一月爲胞精血凝也二月爲胎形兆  
胚也三月陽神爲三魂動以生也四月陰靈爲七魄

靜鎮形也五月五行分五藏以安神也六月六律定六府用滋靈也七月七情開七竅通光明也八月八景神具濟真靈也九月宮室羅布以定精也十月氣足萬象成也此之謂自然之序周官疾醫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蓋陽竅七陰竅二九竅也形藏四神藏五九藏也兩之者以陰陽上下參之者以陰陽冲氣觀妙之士達生化之理又參兩九竅九藏之變動了然如龜卜籌算秋澄瑩鑒於胸中無或逆施而倒置其得始生之序可謂至矣

扶眞翼正章第五

聖二

七

泥在鈞金在鎔惟陶冶所成子之在母豈無待而然耶泥之在鈞惟陶之所爲金之在鎔惟冶之所制故泥金之方圓大小顧陶冶而成之者如何爾子之在母亦如是也爲之訓迪爲之挑達外爲內感使之賢明而壽考亦在母而已豈無待而然耶

蓋專精孕氣大鈞賦形有人之形不能無入之情彼其視聽言動好憎欲惡雖冥於隱默之中而美惡特未定也善母道者引而發之若爲之訓迪若爲之挑達彼將因物而遷因形而革有不期然而然者

渾淪未分化原初肇氣充於中孕之者專精也形成

於外賦之者大鈞也有人之形斯有視聽言動之異  
有人之情斯有好憎欲惡之殊雖渾淪之際獨冥於  
隱默之中而其道已行矣然而虛而感感而變則若  
美若惡特未定也爲母道者必有以引而發之爲之  
訓迪以道其善爲之挑達以啟其真彼雖冥於隱默  
之中將因物而遷因形而革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故示以賢人君子使之知所以好德示以禮法度數使  
之知所以制心揚之以聲音之和則若琴瑟鐘鼓者欲  
其厭足於耳作之以剛毅之氣則若犀象軍旅者欲其  
感動於目觀圭璧珠玉則取夫陰陽之至精誦詩書箴  
節嗜慾是皆因物隨感有益於得者也

聖二

六

誠則取夫言語之至正者以至調心神和情性戒喜怒  
胚渾兆象雖冥於隱默之中而其耳目心智已備而  
神者受之矣故可以好德制心厭耳感目調神而和  
性使之先得於自然無間之際固不待於人道之分  
而後知也賢人君子德行可觀也故示以賢人君子  
使之知所以好德禮法度數人之防範也故示之以  
禮法度數使之知所以制心使之耳所聞者無淫哇  
故揚之以聲音之和則若琴瑟鐘鼓者欲其厭足於  
耳使之目所視者無狹隘故作之以剛毅之氣則若

犀象軍旅者欲其感動於目觀陰陽之至精足以成純粹之美聽言語之至正足以格中正之道以至調心神而使之不亂和性情而使之不乖戒喜怒使之無過節嗜慾使之無貪是皆因物隨感有益於得者如此此所以生子皆良也

若乃人有殘廢物有醜惡鳥獸之有毒怪者則欲其勿見若形有不全割有不正味有異常者則欲其勿食是又防閑忌慎無所不用其至夫其在母也如此則居然而生明智而忠厚端莊而好德美好而壽考無足怪矣是謂外象而內感也昔太任之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

聖二

九

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而世傳胎教者以此胎神內照無不通也以醜觀者以醜見以妍觀者以妍見人有殘廢若瘖聾跛蹙之類是也物有醜惡若犬赤股羊冷毛之類是也鳥獸之有毒怪者若蛇虺眾首一身之類是也凡此欲其勿見見則有感其為之不善者矣形有不全若兔之不合其喙也割有不正若貴骨賤骨之失其當也味有異常若熊躡鼃羹之異饌也凡此欲其勿食食則有感其氣之不善者矣其防閑忌慎如此而生理不全者未之有也其在母也好德制心厭耳感目凡人之所美者無不集殘

廢醜惡毒怪不全不正異常凡所謂不善者無不禁  
彼其所以胎教者如此其至及其居然而生必明智  
而忠厚端莊而好德美好而壽考五常備而九德全  
神明之容和氣充焉而無不完其外爲而內感使之  
然矣昔太任上有思齊之道下有思媚之義爲人母  
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故其姓文王也目不視惡色  
無非正色也耳不聽淫聲無非正聲也口不出敖言  
無非正言也以是內感故文王之生在母不煩在傳  
不勤無然歆羨無然畔援誕先登於岸至於成思齊  
之所以聖豈無得而然哉此後世所以傳胎教之道

聖二

三

歟

和調滋育章第六

食氣於母所以養其形食味於母所以養其精形精資  
育氣味爲本豈無時數之宜哉

天有五氣母食之矣而胎又食氣於母所以養其形  
也地有五味母食之矣而胎又食味於母所以養其  
精也形充於外生成之質全精復於中性命之理具  
其於五氣五味皆資以爲本食而養之時數之宜可  
不循哉

原四時之化始於木也十二經之養始於肝也滋肝之

之經足厥陰之脈也自厥陰次之至於太陽自一月積之至於十月五行相生之氣天地相合之數舉在於是然手少陰太陽之經無所專養者以君主之官無爲而已此皆母之真氣子之所賴以養形者也

帝出乎震於時爲春木之盛德四時之首也故四時之化始於木厥陰在足於五行爲本肝之在藏十二經之所出也故十二經之養始於肝由一月二月始於足厥陰少陽肝之經至九月十月次於足少陰太陽腎之經其間手心主而至脾之土脾之土而至肺之金肺之金而至腎之水此自厥陰次之至於太陽

聖二

三

爲五行相生之氣者如此自一月之始膏終於十月之諸神備男自己左旋至寅女自己右旋至申凡十月也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自一月積之至十月爲天地相合之數者如此經有十二月而月止於十則以手少陰太陽心之經無所專養故也所以無所專養則以心爲君主之官君之所養也不待專養而養之道得於無爲而已此皆母之真氣子之所賴以養者也蓋食氣於母以養其形者如此

若夫胚膏之始食必甘美欲扶其柔脆味必忌辛慙散其凝聚既胎之後食秬稻魚雁於四月以通水精之成

血食稻麥牛羊於五月以助火精之成氣食猛鷲於六月以強金精之成筋食稭稻於七月以堅木精之成骨八月九月受土石之精以成膚革皮毛則形已備矣飲醴食甘輔其中和而已是皆天地動植之產子之所賴以養精者也

孫思邈有言一月名始胚二月名始膏當胚膏之始眞氣方構如桃花凝露其柔脆易以壞也故食甘美助中和之氣以助其成焉其凝聚易以散也故忌食辛辛之味以發散爲事故也當旣胎之後二氣旣凝如泥在鈞如金在鎔坯象立極旣有質矣方水精成

聖二

三

血於四月也食稭稻魚雁稭稻則性宜下濕魚雁亦水物也以通水精豈不宜哉方火精成氣於五月也食稻麥牛羊麥火穀羊火畜稻濟火者也牛相火者也以助火精豈不宜哉方金精成筋於六月也必食猛鷲者鷲鷹隼之類猛虎豹之類皆利殺金類也於以強金精豈不宜哉方木精成骨於七月也必食稭稻者稭稻味苦可用以堅於以堅木精宜矣其在八月則受土精以成膚革其在九月則受石精以成皮毛腎有一水一石故土精冲和也石精元氣也冲和之氣在焉醴也甘也皆中和之味於是飲醴食甘以

輔其中和而已凡此皆天地動植之產子之所賴以  
養精者也蓋食味於母以養其精者如此  
氣味之養和理鍾萃深根固蒂其道出焉雖或氣有不  
調藥石以攻而子不受弊者有業故也  
食氣於母既有以養其形食味於母又有以養其精  
氣味交養形精交感和理鍾萃於一性之中其根深  
矣植乎下者強其蒂固矣首乎上者定一陰一陽之  
道於是出焉夫如是則雖其母或氣有不調藥石以  
攻而業子安於胎初無受弊之患矣豈不以平居暇  
預養其形精如此之至乎

聖二

三

或者以娠娠毋治有傷胎破血之論夫豈知邪氣暴戾  
正氣衰微苟執方無權縱而勿藥則母將羸弱子安能  
保上古聖人謂重身毒之有故無殞衰半大其而止蓋  
藥之性味本以療疾誠能處以中庸與疾適當且知半  
而止之亦何疑於攻治哉

謂妊娠有疾者治之有傷胎破血之虞豈知權哉蓋  
攻之於此非惟治妊娠之病必有安胎養血之道焉  
病去胎安何傷於治苟惟執方無權縱而勿藥則邪  
氣日盛正氣日衰邪氣盛而母殆母殆而子安能保  
哉黃帝問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歧伯曰有故無殞

帝曰願聞其故何謂也歧伯曰大積大聚其可犯也  
衰其大半而止豈不以審藥之性味明治療之方處  
以中庸與疾適當知半而止之勿過而餘則何疑於  
攻治哉  
又况胞胎所繫本於生氣之原而食飲與藥入於口而  
聚於胃胃分氣味散於五藏苟非大毒駭劑豈能遽達  
於胞胎耶所謂毋治則過矣

人之食飲與藥入於口而聚於胃胃圍天五分散氣  
味而播於藏府諸脈其氣味之及於胞胎也遠矣自  
非有大毒駭劑豈能遽然洞達於胞胎之重圍哉以

聖二

通

謂毋治其過也明矣

夫所謂其過也明矣  
人之食飲與藥入於口而聚於胃胃圍天五分散氣  
味而播於藏府諸脈其氣味之及於胞胎也遠矣自  
非有大毒駭劑豈能遽然洞達於胞胎之重圍哉以  
謂毋治其過也明矣  
夫所謂其過也明矣  
人之食飲與藥入於口而聚於胃胃圍天五分散氣  
味而播於藏府諸脈其氣味之及於胞胎也遠矣自  
非有大毒駭劑豈能遽然洞達於胞胎之重圍哉以  
謂毋治其過也明矣

劉宗素

以中滿與大積當以半而止之  
衰其大半而止豈不以審藥之性味明治療之方處  
以中庸與疾適當知半而止之勿過而餘則何疑於  
攻治哉

慈幼篇

養長易養幼難帝仁如天而不遺微小其于幼者慈之如父母是以保生養體順化殄殄之方皆勒諸琬琰以昭示天下無一不被其澤斯仁民之意也

保衛鞠育章第一

五行孕秀有春夏秋冬異宜者五形有殊相也陰陽委和有骨筋氣血不同者五態有殊氣也

五行播于四時人稟之爲五形春木屬震震爲足夏

聖三

一

火屬離離爲目秋金屬兌兌爲口冬水屬坎坎爲耳長夏屬坤坤爲腹此五行之異宜者五形之有殊相也方陰陽委和于一身人稟之爲五態故厥陰生筋容動于目太陽生骨容動于耳陽明生氣容動于鼻少陽生血容動于舌太陰生肉容動于口此陰陽之不同者五態之有殊氣也

夫始生而蒙冲和均稟五行陰陽形態潛異蓋母氣胎育有盛衰虛實其在子也固有剛柔勇怯之異是以嬰兒初舉汗穢欲其蕩滌不足欲其輔翼冲和欲其保全自其同者視之始生而蒙冲和均稟自其異者視之

五行陰陽形態潛異卽其同而觀其異則母之胎氣有盛有衰有虛有實所孕不同也其在子也有剛柔之體有勇怯之氣所受不同也夫如是故嬰兒初舉汗穢欲其蕩滌清其神也不足欲其輔翼全其真也冲和欲其保全實其氣也清其神全其眞實其氣所以調剛柔勇怯之異

如惡血未納拭以綿指吞而在胸膈者吐以甘草入而在腹中者利以黃連汞粉皆所以革汗穢也啼聲不發呵臍以溫之甚者灸熯以攻之皆所以助不足也衛凶之天五杜風池之邪浴之以通血脈哺之以助穀神皆

聖三

二

所以養冲和也

兒生口中舌上有青泥惡血謂之玉銜若不急拭啼聲一發卽入腹成百病矣所以惡血未納拭以綿指也惡血之吞在胸膈者當吐以甘草入在腹中者當利以黃連汞粉惟吐與利期惡血之必去懼百病之成也所謂革汗穢者如此啼聲不發者由難產少氣也呵臍至百度所以補乏而召和也甚者因之以灸熯所以溫中而召陽也所謂助不足者如此凶門者在天庭之上天五之氣充焉性命之府也故在乎衛之風池者在頭項筋兩轅之間風邪之氣入焉疾病

之源也故在乎杜之浴之之法用桃李梅根所以去  
不祥而通血脈哺之之法十日如棗核二十日倍之  
五十日如彈丸所以開腸胃而助穀神所謂養沖和  
者如此  
三者保子之常法然同爲吐利而吐利有輕重同爲灸  
熯而灸熯有多寡或先吐利必使汗穢畢除或先灸熯  
必使疾疢不作然後真氣自育彼其緩急先後之序隨  
時變通不可泥于一曲也

同爲吐利而吐利有輕重者視惡血之多少同爲灸  
熯而灸熯有多寡者視血氣之盛衰或先吐利必使

聖三

三

汗穢畢除者惡血積多故先吐利也或先灸熯必使  
疾疢不作者稟氣衰少故先灸熯也彼其緩急先後  
隨時變通而不可泥于一曲如此者以所孕者有盛  
衰虛實之不同所受者有剛柔勇怯之不一爾  
前世之書執小兒氣盛之論者不知陽中之有陰而專  
于吐利執河北關中地寒之論者不知南北之異而專  
于灸熯或以謂六歲爲兒而嬰孺之病無承據不知榮  
衛血氣有生皆全也或以謂小兒脈候多端與老壯有  
殊不知藏府呼吸有形皆同也

醫者意也庸可執乎孫思邈嘗謂小兒初生生氣尚

盛但有微惡則須下無所損故有執小兒氣盛之論者一于吐利而不知小兒雖有純陽而陽中有陰孫思邈又謂河北關中土地多寒兒喜病瘧其兒生三日多逆灸以防之故有執河北關中地寒之論者一于灸熇而不知所居有南北之異小品方云凡人年六歲以上爲小十六歲已上爲少三十歲已上爲壯五十歲已上爲老其六歲已下經所不載所以乳下嬰兒有病難治者皆爲無所承據也或泥于此者不知嬰兒雖幼其血榮氣衛有生皆全也知其皆全則雖六歲已下無所承據豈得不以理而治乎小兒脈

氣弦急則氣纏脈緩則不消乳緊數則與形相稱虛濡則上虛邪與老壯之脈不同者或泥于此者不知嬰兒雖幼其五藏六府呼吸盈虛有形皆同也知其皆同則雖治嬰孩當法老壯孫思邈曰小兒與大人不殊唯用藥有多少爲異者此也

通識之士必察剛柔勇怯之所以異視其汗穢無憚于吐利視其虛弱無憚于灸熇審乎五形適以寒溫之宜審乎五態道以陰陽之平病之輕重緩急隨證以治之不必礙于難治也脈之長短遲速因形以別之不必拘于至數也明乎此則慈幼之道其庶乎

景通識之士不蔽于一曲故必察剛柔勇怯之所以異  
視其汗穢吐利可也若無汗穢何吐利之有乎視其  
虛弱灸熇可也若無虛弱何灸熇之有乎五行生于  
五行其候不同也當適寒溫之宜五態出于陰陽其  
變不同也當導以陰陽之平病之輕者不重治病之  
急者不緩治顧其色脈之證何如爾豈蔽于難治哉  
脈之長者別以短脈之遲者別以速顧其往來之形  
如何爾豈拘于至數哉苟能明乎此慈幼之道得矣

其乳哺襁褓章第二

人之初生胃氣未固膚革未成乳飲易傷風邪易入乳

聖三

五

哺欲其有節襁褓欲其有宜則達其饑飽察其強弱適  
其穠薄循其寒煥者蓋有道矣

厥初生民元氣始于天一冲氣成于天五至于天五  
而生理具矣然胃氣雖冲而未固膚革雖形而未成  
未固則乳飲易以傷未成則風邪易以入其于乳哺  
襁褓宜深察而戒之也于是達其饑飽察其強弱以  
爲乳哺之節適其穠薄循其寒煥以爲襁褓之宜乳  
哺有節襁褓有宜則乳飲無自而傷風邪無自而入

矣

是以論乳者夏不欲熱熱則致嘔逆冬不欲寒寒則致

欬痢母不欲怒怒則令土氣顛狂母不欲醉醉則令身  
熱腹滿母方吐下而乳則致虛羸母有積熱而乳則變  
黃不能食新房而乳則瘦瘁交脛不能行

胎之在母資血以生子之在母資乳以成夏而熱乳  
是謂重熱重熱則偏陽而嘔逆冬而寒乳是謂重寒  
重寒則偏陰而欬痢怒則毘陽故其子上氣顛狂醉  
則發陽故其子身熱腹滿母方吐下則中虛故能致  
虛羸母有積熱是赤黃爲熱也故能致變黃不能食  
新房則勞傷故能致瘦瘁交脛不能行不能行者骨  
不成也腎主骨勞傷在腎也是皆母能令子虛各以

類至者如此

論襁褓者衣欲舊帛綿欲故絮非惟惡于新煥也亦資  
父母之餘氣以致養焉重衣温厚幃帳周密則減損之  
苟爲不然傷皮膚害血脈瘡瘍發黃是生多疾皆不可  
不察也

舊衣故絮取柔也亦資父母之餘氣也孫思邈云生  
兒宜用其父故衣裹之生女宜用其母故衣裹之皆  
勿用新帛爲善又曰當以故絮衣勿用新帛綿也兒  
生氣旣盛純陽也苟重衣幃帳適以增疾是以傷皮  
膚害血脈發雜瘡而黃皆由純陽加厚衣以煥之也

由是言之襁褓之道不可不察

然論乳者又有用哺之法蓋哺所以賴穀氣也始生三日用飲過三日用哺哺之多少量日以爲則如是則五藏得所養而胃氣壯矣論襁褓者又有去寒就溫之法方天和無風之時攜持保抱嬉戲日中如是則血凝氣剛骨骸成就

兒生而乳又有用哺之法者所以養五藏而壯胃氣兒生而襁褓又有去寒就溫之法者所以助血氣而成骨骸新生三日研米作飲日三咽之至七日與哺此始生三日用飲過三日用哺也哺之法十日如棗

聖三

七

核二十日倍之五十日如彈丸此哺之多少量日以爲則也如此則五藏得所養而胃氣壯矣天和無風順天時也攜持保抱須人力也假日之烜以爲溫養之道此所以血凝氣剛則骨成骸就

觀夫陰地草木以其不歷風日故盛夏柔脆未秋搖落而鮮克有立況于人乎聖人論食飲有節起居有常矧嬰兒者其肉脆其血少其氣弱乳哺襁褓庸可忽諸

養長之道易養幼之道難蓋嬰兒之生蒙而未明穉而未壯胃氣未固膚革未成苟于此時不能生而乳乳而哺輔穀神之有漸生而襁褓襁褓而去寒就溫

調血氣之有倫會何異陰地之草木哉處陰居溼無風動日暖之氣故枝葉雖茂盛夏柔脆未秋搖落其克有立者鮮矣聖人者體神明之道達性命之理宜若無待于外養矣尙且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又況嬰兒其肉脆其血少其氣弱有待于人者爲多其于乳哺襁褓宜何如哉

形氣變成章第三

天有精地有形形精相感而化生萬物故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天爲陽地爲陰水爲陰火爲陽陰陽者血氣之男女水火者陰陽之證兆

聖三

八

天降精以有覆地立形以有載形精相感而生生化化此天地之所以能爲萬物之父母也書言惟天地萬物父母凡以此爾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故天爲陽地爲陰水寒而靜火熱而躁故水爲陰火爲陽天地也水火也雖則不同其麗于陰陽則一也有男女然後物有所生血氣以陰陽爲男女則血氣自陰陽而有生矣有證兆然後物有所形陰陽以水火爲證兆則陰陽自水火而有形矣

惟水火既濟氣血變革然後剛柔有體而質形立焉造化鑪錘間不能外是以成物茲嬰孺始生有變蒸之理

也

上水下火兩者相逮此水火之既濟也水爲血火爲氣水火既濟則血氣爲之日改月化而變革矣夫然後得乎陽者其體剛得乎陰者其體柔旣已有體而聲色貌象之形質立矣天地水火血氣麗于陰陽則陰陽之爲用也大矣造化鑪錘所以成物不能外是故人之始生血微氣弱而爲嬰孩者亦以此而有變蒸之理凡以陰陽形氣推移不可不察也

原受氣之初由胚胎而有血脈由血脈而成形體由形體而能動由動而筋骨立以致毛髮生而藏府具穀氣入胃而百神備是乃具體未形有常不變之時也若夫萌區有狀留動而生血脈未榮五藏未固尙資陰陽之氣水火之濟甄陶以成非道之自然以變爲常者哉

受氣之初胚渾之始也一月始胚二月始膏三月胞四月而形體成五月而能動六月而筋骨立七月而毛髮生八月而藏府具九月而穀氣入胃十月而百神備凡此具體未形有常不變之時也殆夫萌區有狀留動而生則百體外著昔之血脈兆而未形今則形而未榮昔之五藏具而未成今則成而未固將欲充其成而至于固充其形而至于榮其在造化鑪錘

之間資陰陽之氣水火之濟猶泥之在陶得甄而後成凡此所謂道之自然以變爲常者也

兒生三十二日一變六十四日再變且蒸變者上氣蒸者體熱上氣則以五藏改易氣皆上朝藏眞高于肺而肺主氣故爾體熱則以血脈敷榮陽方外固陽在外爲陰之使故爾積二百八十八日九變三百二十日十變五蒸是之謂小蒸畢後六十四日一大蒸積二百五十六日大蒸畢凡五百七十六日變蒸數足形氣成就每經一變則情態異常

唯以變爲常故造化于人有變蒸焉變者上氣蒸者

體熱五藏改易氣皆上朝藏眞高于肺而肺主氣故上氣爲變之候血脈敷榮陽方外固陽在外爲陰之使故體熱爲蒸之候兒生三十二日一變必三十二者蓋受氣始于肝肝七數也四八爲一變成八得四而治故也一變上氣而不體熱再變且蒸體熱而上氣九十六日一變猶初變也一百二十八日四變猶再變也自此以往積三百二十日凡十變五蒸窮天地之數而一小蒸畢其後六十四日一大蒸蒸後六十四日復大蒸蒸後一百二十八日復大蒸積二百五十六日而大蒸畢凡五百七十六日變蒸數足形

氣成就每經一變榮其血脈改其五藏則情態異常故或能欬笑或成機關或能匍匐或欲學語或亭亭然每變愈上而道貌天形充矣此有後之後變化之機也

蓋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溼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七情之生得非成于變蒸之後耶其候有輕重其時有遠近輕者體熱微汗時有驚候耳與後陰所會皆冷重者壯熱而脈亂或汗或否此其候也平者五日而衰遠者十日而衰矣先期後日後之五日爲十日之中熱乃除此其時也

聖三

七

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五位前後左右中也水位于後是生寒氣火位于前是生暑氣金位于右于是爲燥土位于中于是爲溼木位于左于是爲風此天下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溼風也五藏肝心脾肺腎也五氣寒暑燥溼風也心化于暑而生喜肝化于風而生怒脾化于溼而生思肺化于燥而生悲憂腎化于寒而生恐此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也變蒸之後化生七情七情化生豈無得而然耶亦本于五行而已然變蒸有輕重其時有遠近體熱微汗似有驚候耳與後陰所會皆冷所謂輕也壯熱脈

亂不特體熱而已或汗或否不特微汗而已所謂重也五日而衰者平十日而衰者遠候有輕重時有遠近皆以其體之盛衰虛實而然也

當是時務致和平不欲驚擾灸刺湯劑皆非所宜或先變而熱作或後蒸而未解則治之當如成法或變蒸之中加以時行溫病與夫非變蒸而得天行者其診大率相類惟耳及陰後所會皆熱爲異爾學者可不審焉

當變蒸之時務致和平不欲驚擾驚擾則是謂恆化灸刺湯劑皆驚擾之類先變而熱作者謂變期而熱者也後蒸而未解者謂違日數而不歇者也凡此當

聖二

七

治如成法者如方所具之法也變蒸之中加以時行溫病者上氣體熱加以變蒸也非變蒸而得天行者上氣體熱同于變蒸也若是二者診雖相類而耳及後陰所會皆熱爲異爾卽其同而辨其異豈蔽于一曲者能若是乎

稽原疾證章第四

嬰孩氣專志一終日號而嗔不頃和之至也然五藏未定雖微喜怒嗜慾之傷然風雨寒暑飲食居處易以生患故外邪襲虛入爲諸風肥甘之過積爲疳黃羸祿不慎則膚腠受邪而寒熱出處不時則精神不守而客忤

蘊熱而斑毒積冷而夜啼皆陰陽之寇甚于剛壯者也  
人受中和以成而嬰兒則純而未散故氣專而無所  
雜志一而無二適終日號而隘不頃則中藏至和而  
無乖也藏府冲融而未凝故五藏未定也七情未發  
于中故微喜怒嗜慾之傷起處惟資于人故風雨寒  
暑飲食居處易以生患惟易以生患故衣暖汗出腠  
理俱虛此外邪之所以入也食肥飲甘積于脾胃此  
諸疳之所以作也襁褓致慎則血凝氣剛肌肉牢密  
堪耐寒風不致疾病何寒熱之有乎惟襁褓不慎則  
膚腠受邪而寒熱也出處有時則不傷牛馬不慙鬼

聖三

三

神不冒麤惡不暴乳氣何客忤之有乎惟出處不時  
則精神失守而客忤也冒時行疾疫則患斑毒時行  
疾疫蘊熱故也胎寒腹痛則患驚啼胎寒腹痛積冷  
故也夫如是則陰陽之寇得以傷之甚于剛強壯大  
之人也

況根于中者與生俱生如母驚傷胎生而癩疾腎氣不  
成生而解顛風熱傷胎生而口噤風冷傷胎生而軀啼  
納污之爲血癖也胎弱之爲諸癩也率由孕育之初殆  
非一朝一夕之故是以善保赤子治法尤詳

子之在母胎養失節故其生也病生焉母驚傷胎狂

腸積也故生而癩疾腎氣不成元氣絕而冲氣傷也  
故生而解顛顛腎氣所屬焉風熱傷胎心氣過也故  
生而口噤風冷傷胎客氣逆也故生而軀啼汗血汗  
也納汗于膈而爲血癍胎弱氣血微也受胎之微虛  
而爲諸癍凡此皆由孕育之初邪氣迴薄日復一日  
結根盤固馴至之漸至于若是善保赤子者其于治  
法尤致其詳焉

吐下灸刺尉浴粉摩泛應而機隨若病在胸中穢汁既  
吞必吐而愈病在腸中乳哺不進必下而愈重腭重斷  
治以微鍼暴癍身直治以灸熨尉風池以泄微邪浴皮

聖三

古

膚以散寒熱摩胸以通鼻塞粉汗以密腠理至若重舌  
之膜斷之以爪邪癍之氣禳以祝由  
小兒之病不一良工之治亦異是以吐下灸刺尉浴  
粉摩數者泛應而機隨顧其病如何耳青泥惡血謂  
之玉銜吞于胸中昏憤神智必以甘草湯吐之痰飲  
爲癖謂之痰癖結于胸中乳哺不進者必以紫丸下  
之重腭重斷治以微鍼者有著頰裏及上腭如垂癩  
有脹起者名重腭有著齒斷如垂癩有脹起者名重  
斷可以綿纏長鍼留刃如粟刺去血則愈也暴癍身  
直治以灸熨者暴癍身直而不俛當灸太倉風池在

項筋兩腋之間風邪之所出入也故尉之以泄微邪  
皮膚表也寒熱之所易候也故浴之以散寒熱摩胸  
以通鼻塞者胸圍冲氣而鼻通焉故也粉汗以密腠  
理者汗則腠理開故也重舌之膜令兒言語不發可  
以爪摘斷之也故重舌之膜斷之以爪邪癘之氣將  
耗真元則有梁塵戶上之祝所以禳之故邪癘之氣  
禳以祝由凡此其治之端不一也

蓋稗弱感疾易于滋蔓推惻隱之心者要在防微杜漸  
故無所不用其至也彼拘于無治或欲如田舍兒任其  
自然未免爲失病之機過于救治或欲不問春夏蕩以  
駛劑未免有湯液之傷是皆一偏之蔽非知治之大體  
也

聖三

五

稗弱者血氣未剛肌膚未凝風邪易以入冷氣易以  
傷故感疾易于滋蔓也惟仁者推惻隱之心求以治  
之故防微杜漸無所不用其至焉孫思邈云人不詳  
南北之殊便按方而用之是以多害小兒也所以田  
舍小兒任其自然皆無得而有天橫後人因之拘于  
無治故失病之機小兒初病宜明診候之方適春夏  
之宜審虛實之證隨其所患而治之苟過于救治不  
問春夏蕩以駛劑故有湯液之傷凡此皆不得中道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四

宋辟雍生吳禔註

達道篇

一陰一陽之謂道殆無往而勿存降而在人妙爲精神充爲氣體著爲聲色無非道也以道之所寓而昭示天下豈特使知存形窮生而已

洞化知體章第一

人之精神與天地相爲流通出入升降消息盈虛係焉故耳目手足均一身也而致用各異十二經脈皆榮衛也而多寡不齊溫熱涼寒有方勇怯動靜有變

聖四

天有陰陽地有水火人有精神其實一也故人之精神與天地相爲流通天地則有出入升降則人之精神亦與之爲出入升降天地則有消息盈虛則人之精神亦與之爲消息盈虛夫惟如此故坎入一而爲耳離圍三而爲目上麗者爲手下麗者爲足均圍于

一身也而致用各異屬乎天者三陽三陰上麗乎手屬乎地者三陰三陽下麗乎足皆爲榮衛也而多寡不齊溫熱寒涼其方之不同也動靜勇怯其變之不

一也是皆出入升降消息盈虛之所致也

東南方陽也陽精并于上西北方陰也陰精并于下并

于上則上明而下虛故耳目雖明而手足不若右之爲強并于下則下盛而上虛故手足雖強而耳目不若左之爲明茲耳目手足之異也

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故東南方陽也西北方陰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故陽精并于上陰精并于下人之一身耳目爲上手足爲下故并于上則上明而下虛故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并于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

聖四

二

常數本乎地者如此少陽少血多氣陽明多氣多血太陽多血少氣三陽之常數本乎天者如此茲十二經脈之異也

血爲陰氣爲陽血爲榮氣爲衛榮衛陰陽有自然之多少非人爲故也用鍼者隨其多少而補寫之厥陰多血少氣則寫血而補氣舉此則凡三陰之常數本乎地者皆如此也少陽少血多氣則寫氣而補血舉此則凡三陽之常數本乎天者皆如此也

子美盡于西北知西北之爲陰午美極于東南知東南之爲陽陽者其精降于下陰者其精拱于上陽精下降

故右熱而左溫陰精拱上故左寒而右涼豈不曰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耶

揚雄曰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爲子美盡矣東南則午美極矣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拱于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夫陽氣生于東而盛于南故東方溫而南方熱陰氣生于西而盛于北故西方涼而北方寒然東南西北左右異者位于乾而面于巽也是以不同也

夜行則傷陰故喘出于腎其氣傷肺有所墮恐則傷血

聖四

三

故喘出于肝其氣傷脾有所驚恐則傷氣故喘出于肺其氣害心是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爲病豈不曰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爲之變耶

夜者陰盛之時于此而行則傷陰故喘出于腎腎者陰之舍也墮則血脈不振于此而恐則傷血故喘出于肝肝者血之舍也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而氣爲之不守此驚恐所以傷氣故喘出于肺肺主氣故爾其氣傷肺其氣傷脾其氣害心是皆氣之淫也勇者氣壯故當是時氣行則已怯者氣弱故當是時著而爲病也經脈別論云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爲之

變者以此  
洞達其然故手足耳目明邪之所感則知俱感于邪其  
在上則右甚其在下則左甚也于經脈得治病之序則  
知氣血常數多寡盛衰然後寫有餘補不足也明溫熱  
涼寒之殊則適寒涼者必脹適溫熱者必瘡下則脹已  
汗則瘡已觀人之勇怯皮膚骨肉故能知其情以爲診  
法焉

手足耳目俱感于邪其在上則左輕而右甚其在下  
則右輕而左甚夫何故上右下左爲陰陽不强之地  
此陰陽天地所以不能全也故邪居之察陰陽上下

聖四

四

左右之宜故能別經脈得治病之序是以氣血常數  
多寡盛衰無不知焉然後視其有餘寫之不足補之  
也溫熱者毘于陽寒涼者毘于陰此二者之殊也適  
寒涼者脾胃弱而虛故必脹適溫熱者血氣盛而壅  
故必瘡下則脹已利其陰也汗則瘡已泄其陽也唯  
病旣殊此治法之所以不同而又觀人之勇怯骨肉  
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診法其于得治病之序何加焉  
非惟是也陰精所拱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天則知西  
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高者其氣壽下  
者其氣天則知崇高之地爲陰所勝汗下之地爲陽所

勝也

陰方之地陽不妄泄寒氣外持邪不數中而正氣堅  
守故壽延陽方之地陽氣妄耗發散無度風溼數中  
真氣傾竭故夭折陰精所拱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  
夭者此也惟陰精所拱故西北之人皮膚厚腠理密  
人皆食熱而宜散宜寒惟陽精所降故東南之人皮  
膚踈腠理開人皆食冷而宜收宜溫陽勝者天陰勝  
者壽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夭者此也惟氣壽則知  
崇高者陰氣治之惟氣夭則知汗下者陽氣治之也  
形樂志苦者病生于脈形苦志樂者病生于筋形志皆  
以百藥

聖四

五

樂者病生于肉形志皆苦者病生于咽嗑在脈則治以  
灸刺在筋則治以尉引在肉則治以鍼石在咽嗑則治  
以百藥  
形樂者無勞役無勞役則筋骨平志苦者思慮深思  
慮深則榮衛乖故病生于脈志樂者思慮省思慮省  
則氣脈緩形苦者勞役甚勞役甚則筋骨傷故病生  
于筋志樂形樂者心神解緩而筋骨不勞氣道爲之  
填塞衛氣爲之怫結而肉理相比故病生于肉也志  
苦形苦者旣勞于役復結于思則肝氣并于脾肝與  
膽合嗑爲之梗故病生于咽嗑在脈治之以灸刺欲

補寫之得宜也在筋治之以尉引欲氣通而和緩也  
在肉治之以鍼石欲其泄滿而破結也在嗑治之以  
百藥欲其通塞而治壅也

夫命之壽夭情之苦樂豈無得而然哉以至求氣交之  
分知物生之所由辨肥瘠之形知榮衛之盛衰問貴賤  
知三診之妙

命之壽夭以陰陽之異情之苦樂以形志之殊豈無  
自而然哉六微旨大論云何謂氣交曰上下之位氣  
交之中人之居也天樞之上天氣爲之天樞之下地  
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所謂求氣交

聖四

六

之分知物生之所由者如此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  
泄其人瘦則外泄而寒或血旺而氣實或氣弱而血  
竭所謂辨肥瘠之形知榮衛之盛衰者如此嘗貴後  
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榮故診有三常必問  
貴賤之宜知三診之妙者如此

此古之治病者所以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後  
人之夭壽生化之期然後可以知人之形氣若夫不達  
貧富貴賤之所處剛柔緩急之所稟與夫寒溫飲食之  
節則適以自亂而不足以自明爾

天道有盈虛地理有高下陽盛勝陰陰盛勝陽陽氣

先至多温多熱陰氣先至多涼多寒陰精拱者壽陽  
精拱者天六節所分生化所標明乎此者然後可以  
知人之形氣有餘不足而莫之遁矣若夫不達貧富  
貴賤之所處何以明先富後貧先貴後賤之證耶不  
達剛柔緩急之所稟何以明砭石毒藥灸熇微鍼之  
法耶或寒或温而飲食之節各有所宜不知此類是  
謂適以自亂而不足以自明爾

察色精微章第二

形色天性也色爲有變蓋留動而生脗合五行上下左  
右皆有定位至其妙應四時難測難窮茲爲微診惟能

聖四

七

察精明以揆奇常以通神明望而可知所以進乎智而  
與乎神也

莊子曰留動而生色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  
有儀則謂之性然則形色之有天性也明矣豈不以  
形無變而色有變皆有自然之理故脗合五行而兆  
見于金木水火土之應也色見于上傷神之兆也故  
上爲逆色見于下病生之氣也故下爲從色見于左  
者左爲陽男子得之爲從色見于右者右爲陰女子  
得之爲從是皆有定位而不可易者也至其妙應四  
時則色白脈毛者應秋色青脈弦者應春色黑脈石



滋榮者其氣生如翠羽雞冠蟹腹豕膏烏羽是也枯夭者其氣敗如草滋衄血枳實枯骨如始是也于其奪否知病新故于其淺深知治久近于其上行知病愈甚于其下行知病方已或從內走外或從外走內變化隱顯豈一端而已哉

五藏六府其榮在面藏府未弱則發而爲滋榮藏府已虧則發而爲枯夭滋榮者其氣生故肝之色青如翠羽心之色赤如雞冠脾之色黃如蟹腹肺之色白如豕膏腎之色黑如烏羽此五色見而生枯夭者其氣敗肝病而青如草茲心病而赤如衄血脾病而黃

聖四

九

如枳實肺病而白如枯骨腎病而黑如始此五色見而敗于奪否知病新故者驗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驗其脈大其色奪者久病也于其淺深知治久近者其脈浮者淺淺則其病近其脈沈者深深則其病久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其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也其色從內部走外部者其病從內走外也由是言之則變化隱顯豈一端而已哉知其不一從而審之醫之妙也

若乃肺風而眉白心風而口赤肝風而目青脾風而鼻

黃腎風而肌黑以風善行數變故爾肝熱而左頰赤肺熱而右頰赤心熱而顏赤脾熱而鼻赤腎熱而頤赤以諸熱皆屬于火故爾

風盛于藏而色見于形風善行數變故色亦隨之故風論曰肺風之狀診在眉上其色白心風之狀診在口其色赤肝風之狀診在目下其色青脾風之狀診在鼻上其色黃腎風之狀診在肌上其色黑熱盛于藏色見于面熱屬于色故亦隨之刺熱論曰肝熱病者左頰赤左者肝之位故也肺熱病者右頰赤右者肺之位故也心熱病者顏先赤炎上者火之位故也脾熱病者鼻先赤中者脾之位故也腎熱病者頤先赤潤下者水之位故也

聖四

十

以至青黑爲痛黃赤爲熱白爲寒以五氣不同故爾鼻端青爲腹冷黑爲水氣白爲無血黃爲胸寒赤爲有風鮮明爲留飲以五色取決于此故爾然審病者又加以脾眞爲本蓋脾眞之黃是謂天五之氣五色五明病雖持久而面黃必生者謂其眞氣外榮也

青與黑木相水而寒極故爲痛黃與赤土相火而合氣故爲熱白金也金氣清故爲寒鼻者中嶽之爲土之位也五色寓此而見焉鼻端青爲腹冷者木剋土

也腹坤也鼻端黑爲水氣者水極而土病也鼻端白爲無血者金旺而火囚也黃爲胸寒者胸中部也赤爲有風者火疾風生也鮮明爲留飲者土剋水也此五色見于鼻者如此其審病又皆以脾眞爲本焉五藏生成論云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敗也所以不敗者天五之氣存焉故也若乃病雖持久面色黃者必生亦以眞氣之所榮也豈非脾眞者中和之氣興

此數者雖皆成法然自非必淨必清見曉于冥冥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則眉睫之間欲其萬

聖四

土

全者難矣黃帝所謂積神于心屬意勿去誠得諸此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察色之微其法多矣自非必淨必清見曉于冥冥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則目力或殆欲其萬全難矣豈非推而行之有待于人乎此黃帝所以謂積神于心屬意勿去也苟能積神屬意獨造精微之妙則可以望而知之矣

持脈虛靜章第三

陰陽者脈之本尺寸者脈之部內外者脈之分形有長短體有肥瘠性有緩急志有苦樂審如是者持脈之法

也致虛守靜其神無營俾事物不得入其舍乃持脈之道也進乎法而造乎道定于己而應于人則有過之脈可求焉

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其浮與滑長爲陽其沈與澹短爲陰此之謂脈之本從關至尺爲尺內從關至魚際爲寸口尺者尺內一寸寸者寸內九分此之謂脈之部陰藏也爲裏而主內陽府也爲表而主外此之謂脈之分形有長短必視之以定疎數體有肥瘠必視之以定淺深性有緩急因以察其寬猛志有苦樂因以察其舒疾能審乎是則持脈之法也致虛者

聖四

七

惟虛則誠守靜者惟靜則明其神無營則內保而外不蕩俾事物不得入其舍則萬物莫我撓如是則致虛所以極守靜所以篤是爲持脈之道守乎法所以應乎神造乎道所以守于己進乎法而造乎道自麤而至精也定于己而應于人有主于中而後能有接于外也如是則有過之脈爲可求焉夫四至之脈六部之候同是爲平和其閒或有陰之過有陽之過能卽其異于眾脈者而求之斯可矣寸也尺也關也苟或俱大俱細則是人之所稟氣有不同未可一槩而求其病此所以貴夫求有過之脈與

是故輕重有差至數有辨脈口人迎上下胥應本末寒  
溫之相守形肉血氣之相宜應春而圓應夏而方應秋  
而平應冬而沈皆脈理之常然也

輕重有差至數有辨者昔人以菽之多寡爲診脈輕  
重之權以息之呼吸爲經脈至數之準人一呼脈再  
動一吸脈亦再動平人氣象論論之詳矣此理之至  
當曉然易見也至有以菽之多寡權六部之輕重者  
則以肺爲至輕腎爲至重心重于肺肝輕于腎脾得  
其中大抵肺主皮毛診至皮毛可也心主血脈診至  
血脈可也診脾至肌肉診肝至筋診腎至骨以是爲

聖四

三

宜則輕重可見矣脈口人迎上下胥應者或人迎盛  
于脈口或脈口盛于人迎人迎至四盛以上爲格陽  
脈口至四盛以上爲關陰俱盛四倍已上爲關格脈  
口人迎知其上下之胥應則本末寒溫之相守形肉  
血氣之相宜得矣應春而圓其脈奭弱輕虛欲其象  
規之運應夏而方其脈洪大滑數欲其象矩之靜應  
秋而平浮毛之脈高而平也應冬而沈堅石之脈下  
而沈也四時有常氣脈應之而爲理之常也

悉以胃氣爲本胃氣者陰陽之冲氣所謂浮中沈是矣  
若春欲弦必胃而弦可也但弦無胃氣則非平脈夏欲

鉤必胃而鉤可也但鉤無胃氣則非平脈秋欲毛必胃而毛可也但毛無胃氣則非平脈冬欲石必胃而石可也但石無胃氣則非平脈

正理論曰穀入于胃脈乃道行蓋胃爲天五而播氣于諸脈也夫穀土也胃亦土也此穀之所以入胃金木水火皆得土而成此諸脈所以皆受氣于胃也平人氣象論謂人以水穀爲本故人不可絕水穀脈不可無胃氣悉以胃氣爲本凡以此也氣稟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故胃氣者陰陽之沖氣所謂浮中沈是也春欲弦夏欲鉤秋欲毛冬欲石皆稟于胃則是

聖四

四

平人之常氣不可絕也胃一也而其數言六心二也而其數言七得五而成推此則五藏之不可無胃氣也可知矣

故曰診病之始五決爲紀欲知其始先建其母夫微妙在脈察之爲難持以虛靜則難者斯易

大作綱小作紀綱舉而有統屬紀隨而有條理診病之始五決爲紀診五藏之病決以五行則有條理而不紊也欲知其始先建其母者母爲應時之王氣者也病之起常在于應時之脈故也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近浮雲視深淵尙可測近浮雲

莫知其極此所謂微妙在脈察之爲難也持以虛靜則難者斯易蓋虛靜推于天地無往而不可

蓋無所于忤虛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唯虛故能實實則有倫而不亂唯靜故能動動則無入而不自得胡不觀鑑之爲物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者唯虛而已水之爲物明燭鬚眉其平中準者亦靜而已鑑之虛水之靜猶然而況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審清濁而知部分理色脈而通神明乎向非虛一而靜則形與診相類無所于忤者未始有心故爲虛之至一而不變者未始有作故爲靜之至唯虛故能實實則有倫而不亂

聖四

五

者虛足以受天下之實而能有所理故有倫而不亂唯靜故能動動則無入而不自得者靜則足以應天下之動而能有所守故無入而不自得鑑無心而虛水無作而靜猶足以有應有燭聖人于人形則論其倫而通理之于藏府則列其位而差別之氣清者爲榮氣濁者爲衛審此則知部分之域色見乎容貌脈流乎百體理此以通神明之德向非虛一而靜則形與診相類唯虛一而靜此所以若鑑之應若水之燭無微而不察矣

膠于疑似者未易辨脈與尺相應有微有甚者未易調

知春夏秋冬之常而不知以天五爲宗知權衡規矩之應而不知有覆診之異彼麤工者色聲亂其耳目趣舍汨其心術或奪于利害或怵于驚思神者不自許也其于按而紀之終而始之內外之法無一之能知矣

候有若同而異故膠于疑似者未易辨尺內尺外與脈相應故脈與尺相應有微有甚者未易調知春夏秋冬之常而不知以天五爲宗脈貴乎探其本也知權衡規矩之應而不知有覆診之異脈貴乎明其氣也彼麤工者色聲亂其耳目趣舍汨其心術或奪于利害或怵于驚思神者不自許若是者尙何能致虛守靜以盡持脈之道乎知內者按而紀之察脈氣也知外者終而始之觀色象也夫脈氣色爲內外常相應不能持以虛靜則內外俱失此所以無一之能知矣

診法所以首及平旦之時者蓋取夫陰陽適平經絡調順飲食未進氣血未亂彼我虛靜之時與

黃帝問診法而岐伯答以平旦之時脈要精微診序以爲一篇之首蓋平旦之時陰氣未動陽氣未散此所謂陰陽適平經脈未盛絡脈均調此所謂經絡調順飲食未進故血氣未亂蓋飲食小浮則其候似脾

凡是之類可會于意不可傳以言可得于心而不可得  
以迹此所以爲工之所甚疑也持脈之道虛靜爲保保  
而不失斯能從容得之不然則虛實寒熱之證將何由定  
所存諸已者未定則遑遽之際驚惑而駭尙何病機之能  
得

故曰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  
所循用也其不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內外相失故時  
疑殆審燭厥理則痾僂之承蜩津人之操舟梓慶之削鐻  
所以皆進乎技

經脈十二手足之三陰三陽以應十有二月也絡脈

聖四

七

三百六十五支分派別以應在天之度一晷之日也此  
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精原于坎一爲陰中之陽  
神原于離二爲陽中之陰精神固自全而不能以專之在  
腎爲志在脾爲意意固自得而不能以理之此麤工所以  
外內相失故時疑殆痾僂之承蜩萬物不能易其知津人  
之操舟覆卻不能入其舍梓慶之削鐻其巧專而外滑此  
皆以虛靜而存諸中耳持脈而然則與之皆進乎技矣

候氣守經章第四

十二經脈以氣爲陽以血爲陰周行一身分流如汲以

應地之經水十有二焉足陽明合于海足太陽合于清  
足少陽合于渭足太陰合于湖以至足厥陰之合于沔  
足少陰之合汝手陽明之合江手太陽之合淮手少陽  
之合漯手太陰之合河手心主之合漳手少陰之合濟  
凡此皆外有原而內有所稟外內相貫如環無端  
靈樞經曰手之三陰從臑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  
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所謂十二  
經脈者如此氣出于脈而氣爲陽血出于心而血爲  
陰陽爲衛陰爲榮榮衛者血氣也周營一體合于經脈  
如川之有流如流之有派以人之府藏應地之經水

遠近淺深各有條理足陽明合于海者內屬于胃而  
受水穀者也足太陽合于清者屬于膀胱而通水道  
者也足少陽合于渭內屬于膽足太陰合于湖內屬  
于脾足厥陰之合沔水作出之肝屬焉足少陰之  
合汝慳以有守之腎屬焉水之巧而有制者江也內  
屬大腸而手之陽明合焉濫溢而上者淮也內屬小  
腸而手太陽合焉以至手少陽之合漯手太陰之合  
河手心主之合漳手少陰之合濟亦各從其類也凡  
此皆外有原而內有所稟也若肺之原出于太淵心  
之原出于太谿腎之原出于太谿胃之原出于衝陽

之類是也十二經脈十有二原五藏六府皆經水之所灌溉也內外相貫如環之運無有端倪故曰經水者受水而行之

聖人于此候氣常以平旦爲紀以漏水下百刻晝夜行流與天同度終而復始故曰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經脈者行血氣通陰陽以榮于身者也人之血氣充盈膚革堅固譬諸水行地中眾流叶應安得湮塞泛溢以速灸熇鍼石之苦耶

平旦者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聖人候氣必以是爲常也從房至畢十四宿水下五十

聖四

九

刻半日之度也從昴至心十四宿水下五十刻終日之度也從房至畢者爲陽陽爲晝從昴至心者爲陰陰爲夜周天二十八宿循天而日運一周經脈之在人身則十六丈有二尺呼吸各行三寸二百七十定息氣可環周則以五十環周萬三千五百定息而氣行八百一十丈是以應周天之星百刻之漏也經脈十二上以應宿度下以應經水此則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之謂也經脈之行如此則行血氣通陰陽榮于身者可知矣是以血氣充盈于內膚革堅固于外譬諸水行地中眾流叶應無湮塞而不通無泛溢而過

度灸炳鍼石之用何耶

唯動過生疾則有感天之邪氣而害五藏者感水穀之寒熱而害六府者感地之溼氣而害皮肉筋脈若是則非尉引按摩所能獨治亦非藥石所能獨攻也補寫工巧之術于是行焉

和于四時以適生長收藏之令調于陰陽以順發生容平之候斯無狂陽閉陰而疾疢不作矣惟陰陽之氣有沴四時之應失序則動與過皆能生疾于是天之邪氣感焉得于八方之風而害五藏水穀之寒熱感焉得于飲食之間而害六府在地之溼氣旣勝則

聖四

平

榮衛不行而皮肉筋脈受害若是者其治也非可以尉引按摩其攻也非可以藥石于是實則瀉其子虛則補其母診其脈候隨證致治工巧之術于是行焉蓋有餘瀉之不足補之五藏所以致疾者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舉天一地二人身之本言之如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精神有餘則瀉然谷之血不足則視其虛絡按而致之志有餘則瀉然谷之血不足則補其復溜氣也血也肉也有餘不足寫補之道從可知矣

五藏之氣有餘則失之太過不足則失之不及太過則寫不及則補或補或寫使適其平則病無自而作

天一生水腎得之爲志地二生火心得之爲精神有餘則笑不休不足則悲志有餘則腹脹不足則厥逆神之有餘者以邪氣入于小絡故寫小絡之血以調之若其不足則視其虛絡按而致之無出其血無泄其氣可也志之有餘者以腎氣之內衝故寫然谷之血以調之若其不足則取其復溜而補之可也氣也血也肉也有餘不足或寫或補舉精神則從可知矣觸類而長之則上下有紀左右有爲督任有會膻合有數知絡滿經虛則灸陰刺陽而經滿絡虛則刺陰灸陽氣之所并爲氣實血虛血之所并爲血實氣虛脈與氣俱實爲重實脈與氣俱虛爲重虛審其陰陽以別剛柔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定其血氣各守其鄉以契夫消息盈虛之理而已

聖四

三

胃脘之穴是爲上紀關元之穴是爲下紀上下有紀也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左右有象也督脈起于少腹任脈起于中極推此則其會可見矣肝之膈在太沖其合曲泉肺之膈在太淵其合尺澤推此則其數可見矣絡滿經虛絡氣有餘經氣不足也灸陰刺陽以陰分主絡故也經滿絡虛經氣有餘絡氣不足也刺陰灸陽以陽分主經故也

血并于陰氣并于陽故爲驚狂血并于陽氣并于陰  
乃爲熱中氣之所并則血少而氣多故爲氣實血虛  
血之所并則氣少而血多故爲血實氣虛脈之與氣  
兩者俱實是名重實虛實論所謂氣實脈滿是也脈  
之與氣兩者俱虛是名重虛虛實論所謂脈氣上虛  
是也善治者審陰以別柔審陽以別剛陽病治陰從  
陰引陽也陰病治陽從陽引陰也陽爲息而盈陰爲  
消而虛定其血氣以守榮衛之鄉于以契夫陰陽消  
息盈虛之理焉

然上工治未病其次治未盛其次治已衰蠹工逆此是

聖四

三

謂伐形伐形者不可灸而灸不可刺而刺是也昔人有  
言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爲邪是爲煩逆追虛逐實  
血散脈中是爲不可灸也熇熇之熱漉漉之汗渾渾之  
脈其病皆逆大怒大驚之屬其氣皆逆是爲不可刺也  
舉茲二者則凡得脈浮身熱與夫病脈相戾之證其不  
可灸刺亦類見矣

上工燭理于未形故治未病其次見理于方興故治  
未盛其次審病于既作之後故治已衰陰陽應象論  
曰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者亦以  
此也蠹工逆此者非不知治而治之失其理也故謂

之伐形伐形者不可灸而灸不可刺而刺也灸刺之  
不當所謂失其理也微數之脈者不可灸其氣皆逆  
者不可刺灸其不可灸刺其不可刺則伐形者也凡  
得脈浮身熱與夫病脈相戾之證則灸刺烏可以妄  
投乎

聖四

三

結平

醫者若其勝與夫熱惡用寒寒惡用熱熱惡用寒寒惡用熱  
皆不可偏灸其本而灸其標其不可偏灸於其本而灸其  
標不當用寒夫其聖也病者之體亦不可灸其本而灸其  
標也

